

四

書

脈

五









以要于仁。兼游藝以養乎

東脩章謹子曰。誨人不倦。吾

之素心也。人為自行東脩之

禮。以上進皆有意。予求教者

吾即嘉其嚮往之心。而亟為

成說之計。曷嘗無誨哉。

補新直聖人非為東脩之禮

而教人。蓋言能自行檢束

脩治其身者。是為謹饒之

人。有受教之地。吾未嘗不

誨焉。否則誨之亦不入。故
不憤章謹子曰。學。責于能疑。
尤貴于能悟。心有所拂。辭而
未通。此憤也。就其憤而啟
之。如已彼。不憤者。原無意
可開。何從而徹其閉。不欲可
閉。順適的意趣。方渾化而不自
知。惟獲者。正使道德仁員。融秀
熟到渾化。不自知之地位。

東脩章

此章以誨字為主要。得聖人大

道為公心事。東脩就贊說自是

自己之自行。是將奉之意。上是進見之意。此句不重。東脩上是

聖人借個東脩來說。鼓舞人向上來學之意。未嘗無誨。不重在

贊重有求教之心。上說全有踴躍引進。欲使人欣然入吾誨中。

不憤章

意講內要得此光景。
此章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三段平看。勿以

也必有兩談吐而不吐此非
机也說其悱而蕤之沛如已
彼不悱者原無言可達何泛
而疏其壅不發可也至一隅
中自寓三隅惟心知者可以
類喻若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相証則亦不復與之矣教其
可以際施哉

補新旨不憤不啟聖人倦以
教人只要入自得隨根付
與所謂吾口裡說來不中
女用若是也凡教人家忌
說及你作解障他悟門
看此章語意說不落蕤者
正以通之憤悱不復若正
以進之乃也

子食章語吾夫子盛德之至
即一哀之蕤靡不中節故食

下一段承上二段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憤是不知
此理而不安于不知故發憤求知悱是將知此理而知猶未徹
故在口中不吞不吐不得說破憤者意全未開故啟以開其意
如彼無求通之心吾何從其意而啟之悱者意稍開但詞未達
故蕤以達其詞如彼無欲言之機吾何從達其詞而發之不啟
不蕤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其啟蕤也非以啟之無益而反生其
惑之說不復去傲此一隅是道一端三之理不在一之中非一
隅之外另有三隅也三隅反是借言推類的意不是曉得道
之全體反是反之於心即註中還以相証意復是別一件道理
指三隅言憤對明悱對敏反對圓融活潑通就心上說起繳俱

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哀

心勝耳子于是日哭則不歌

哀未忘也其性情之正如此

補新道聖人惻隱之心最真

最難玩未字則字有無心

而自不能已者乃聖心與

天地同慘惻天下之疾痛

呵痒無不相關

用舍字謂子謂顏淵曰行藏

之道隨時而已有知用之則

行無心于必行舍之則藏無

心于必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率是道也文武可合為一途

矣子路不知乃自負其勇而

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

行師之道未易言也蓋亦有

見不知誰之進退亦有動天

要就學者身上說不可自安于昏惰而使教無所施終得本旨

子食章

此章見夫子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故不飽以聞樂不樂之心

為心故不歌作文要看註中二不能字纔得自然意

用舍章

此章見出處與行師均以養勝行藏以身言而道在其中用舍

淺看畧有用機便可行不必說到泰運開明良合舍亦做此二

則字重員活不滯意用即行舍即藏要羨出不先時預擬心不

臨時斟酌化成心而合成理方於則字有着落若說一聽于用

舍而已無與便是無主意之人矣我與爾不是我與爾把已對

士不即...
擬必必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吾所與者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有成者乎。蓋用舍行藏者。應從員而折衝亦富。能但能謀者。富笑周而進退自如。所謂時也。惜由之未可與語是也。

補新青時說此章前後語氣不必相闕只兩兩散說為得予謂亦要想着當時只一會大意太依聖蹟。此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擬。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着性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一毫意見。若一第意見便失却。應去大本領大挽局矣。
下章講天子惜言以醒求

顏子說重在顏子同於已上看。有是夫言有是可行。可藏之道而終無必行必藏之心。講此句須大發時行時止甚難意。尔於惟字有精神。看來夫子許回重用行意更多。○子路口氣只沒問不必纏回。與是相與共事之與下與字同。○暴虎馮河舉二事以見徒勇勿太泥死而無悔是立心自擬如此必也二字直貫下言我所與行三軍必定要這樣人。懼乃謹嚴持重不是畏縮。謀是商確指運籌惟幄說成者計出萬全。懼處即是謀處便要期于有成。一串說重懼與謀不重成。此俱就李素言不指行軍須知臨事懼而好謀成。即時措之宜與用行舍藏同一機括。

富而章

富者曰。今天下微逐于富者。得無以富為可求乎。富而可求也。吾豈惡富而外之。世至賤之役操。必償之利。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非不為好也。有所以奪之也。然無如其不可求何也。夫亦豈吾所好乎。好吾好也。原懸以待吾之好。涉吾之好也。亦隨以世吾之好。可自暢其性靈。且獨觀其真樂。又何必營。無益之求哉。

此章設為必窮之路。以開當世之迷。要得設言虛活口氣。若實說便非。註命字義字理字。俱不必用。如不可求是轉語。若曰富而可求。雖賤役也。願不得。若是不可求。則何不從吾所好。所好是胸中自得處。從者以之為主。而吾隨之。曰吾見一切榮寵皆身外物。獨吾為最真也。

子慎章

補新也。此聖人設為必窮之說。以曉舉世之迷。執鞭豈誠人之好哉。樂其富忘其賤。取故及人。而勿思吾之可從耳。若好則以吾好吾。不富而自裕。以吾忘吾。不取而自足。

此章是夫子敬慎之心。聖心之慎。與他人不同。慎齋不專在變食遷坐上。亦非怕神吐不格。乃聖心與神明通。直是湛然統一。肅然敬惕。有合德神明之妙。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也。慎戰不專在制勝。必克上。聖人為國愛氏。直是不欲人主起兵端。

子慎章講天子之所慎者三
曰齋以交神明不真則神其
吐之矣曰戰以決成敗不慎
則以國與敵矣曰疾以開吾
之死生不直則心父母遺休
行殆矣試觀其祭必受福盟
必克勝蕪不敢嘗可以得夫
子所慎之祭乎

補新直天子對天地鬼神之

心無時非齋則其齋乃心
竊也天子為社稷生靈之
心無時非戰則其戰乃心
戰也天子為道而愛身之
心無時非疾則其疾乃心
疾也

聞韶章講天子嘗謂韶樂之

盡美矣及在齊而得聞之恍
若神於虞廷之上心辭聲容

成民命淫逞于戈如不對問陳之類是也慎疾不是貪生怕死
聖人一身之氣與天地流通直是衛乾坤之精順性命之情如
丘之禱久之類是也三慎一是敬神一是愛民一是保身合之
皆仁孝之道故曰聖人之慎三要說得有極大關係處非謂惟
此三者加慎也

聞韶章

此章是聖心慕帝治意舜之後封於陳得用先代禮樂故自敬
仲奔齊而韶樂有傳聞是心領神會不知肉味要模寫他心歎
樂契而妙于忘光景不圖二字果有味此理本非思量面度之
所能及舊時見解到此但空有恍然超出之意為字至字是題

之表至三月不知肉味乃刑
緒嘆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
也非恍惚而名言若馨亦
恍亦惚而變化無方真有后
夔亦不能木季札所不能贊
乎蓋惟舜以樂傳神而激不
可換亦惟夫子以神會樂而
妙不可言聖之曠世相感
若斯矣。

補新直夫子身在舜神遊真

音在耳舜在心聞字裡便

是會悟許人光景看一為

字舜是將宇宙一團太和

注于韶乃其所以為樂也

而為樂之至于斯神神亦

不自圖其有此夫子焉得

而形容他出

衛君章講衛蒯瞶得罪于父

中緊要字眼主德善益樂不道后稷之遺響敬仲以來類能
之至于為樂不但出于身擊搏拊外且出于天覆地載外至即
無聲無臭之至也此乃夫子獨得其趣處不是聖人思想不到
亦非耳聞不如親聆之意此中深有嘆聖治不泯復見不泯與
世世遊舜天之意若只在樂音上說無味

衛君章

此章重論衛事不重論夷齊佯問佯答是非不露而自明須會

此意若著意把夷齊翻案便不淨旨○冉有子貢決非為嫡孫

當立之說既既拒父何論嫡孫但當時蒯瞶得罪于父衛人既

不以為若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舍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死矣

而出矣其子輒曰國人之立
據國以拒之此雖無君不可
以為國亦豈無父可以為君
者夫子適居于衛冉有疑于
心而問于子貢曰夫子為衛
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然
在衛言衛嫌于諫君故入見
夫子而借問曰伯夷叔齊何
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隱以
讓國許之也又問曰夷齊之
讓雖高其心猶有怨乎曰夷
以父命當尊齊以天倫為重
皆求仁而適得其心之仁又
何怨于貢出而謂冉有曰仁
讓國者則不仁爭國者人倫
為重社稷為輕夫子不為衛
君也若子貢者可謂善窺聖
心而衛爭之是非定矣

國家為重或者父子為輕耳故冉有疑而質諸子貢子貢但應
之曰諾吾將問之蓋將折衷于聖論耳為猶助也說他當立便
是助○問夷齊是直問其制行有孤竹之封遂恁地憑他斬絕
了意曰古賢人就其清風高節言有見今之所難意子貢亦明
知夫子決以夷齊為賢其緊閉處則在怨乎二字意以夷不怨
不世及人皆知之至于夷去而齊不頽命捐我宗祧夷不將拊
心而飲恨乎齊不怨不承祧人皆知之至于齊去而夷不置立
絕我國本齊不將撫乘而扼腕乎如是則猶以得國為重衛君
之事尚可原矣仁只是不傷其本心二子不交讓則本心傷傷
着本心便是不仁了故讓正求無傷本心各遂其讓則本心果

補新古國不可無君而君尤

不可無父。輔之據國也。以

君據之也。衛人以爲當立

亦君之一字誤之也。不知

天下烏有無父之君哉。子

貢不言衛事。只以夷齊問

其些。夫子論夷齊亦不明

言。漢國事。只暗指其意。爲

言。乃即出而曰。夫子不爲

又刪去君字。可見夫子不

君也。故子貢亦不君他。然

不惟君字。不輕許。即行字

亦是子貢諱諱的。是善悟

亦善於言。

飯蔬。孟子曰。人生境遇何

常。惟真樂可以御之。即爲飯

而蔬食矣。飲而水矣。枕而曲

肱矣。不必假淡泊以明志而

無傷。純是天理。了人有所求而不得。則怨求仁而得仁。則又何

怨。衛輔之事。於心安乎。天理當乎。故曰。夫子不爲不必鑿。斷

以父子兄弟較量。

飯蔬章

此章要極力摹寫樂字。勿以安貧賤輕富貴並講。見得聖人之

心。惟有真樂而已。浮雲念。只是這個樂。不是兩項。勿用過文。爲

妙說。水二句。只間。說初無有困極人。不堪語意。如此說便不

是樂。樂亦在其中。須着亦字。夫子原有個樂在。與貧富自不相

關。故雖蔬食飲水。而其中有真趣焉。其中有天機焉。安見其爲

不樂之處。若以在其中。爲說水曲肱中。則涉于樂貧。若以在中

偶當對境。吾心真樂亦在其
中。而酌我于不暇息。我以至
便。者是其義也。彼不義而富
且貴。變態成幻。而過眼即空。
直浮雲視之耳。浮雲之視其
即疏水曲肱之樂乎。
補新肯。此非其貧賤而自樂

也。亦非輕富貴而不視也。
只是聖心之平常定也。參

飯糗茹草。童同樂亦在其
中。即是相安于義處。但不

可說以義為樂也。浮雲富
貴。止是其樂處。非有二
意也。袖玩自見。

加我章。講子曰。易者。易也。隨
時變易立人。于無過之地也。

吾嘗學之。而常編三絕。算奉
念之。猶有過也。其假我數年

為在中心。則涉于樂道。俱不是。不義二句。正形容其真樂。最妙
是我字。我即萬物皆備。於我之我。乃真我也。便富有。真富真貴
意。如浮雲。不但是輕富貴。蓋浮雲乃虛華不實之物。隨風住散。
而過眼即空。見得富貴。倘來無常。有何用處。如此說。便覺深切
有味。

加我章

此章是發明易道之無窮。而不可不學意。當以易字為主。加我

數年。謂加我數年之功。非年紀也。五十以學易。謂竟學易之功

也。須知學易。不但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不是韋編三絕。蓋易

者。變易以從時。人生動靜醉醒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

五十以學之乎則觀玩之深
天道人事與心相通吉凶悔
吝與時互適可以無大過矣
甚矣易之不可不學也

補新直了得天地間皆易吾
心中皆易便得學易其種
子易者持而已孔子聖之
時者也其得之學易者深
矣而無太過之云則學如
不及之心也

御言章講子所雅言之而不
置者曰詩所以理性情曰
書所以道政事曰禮所以
以固操寄三者均經常之訓
日用之程皆夫子之所推言
也蓋經明則于聖無餘蘊經
合則授受無支岐觀于推言
而得聖人傳心之教矣

便是無過過成于失時有得于易即有得于時大字不必挑剔

雅言章

此章要見三經之原本出人心人心之理皆載于經如詩之無
邪書之執中禮之無不敬皆心學也夫以先王之訓示人總歸
到心學上來須在人心上指出詩書禮勿指在經上蕪揮雅言
不是自言乃教人之常言執字不必泥末句總三件講方蕪得
皆字意謂之皆者見不可缺一也註中理性情等語入在皆雅
言也

葉公章

此章是聖人自道生平心事蕪出好學的樣子却要露出學

補新章 經典之訓皆係正言

此夫子明雅道以淑人心

為好異者整意聖人何屬

言詩書禮何處不言詩書

禮若認據詩書禮之文詞

為言於所字皆字神情隔

葉公章請葉公問孔子之為

人于子路蓋有高視聖人之

心者子路不對是益重其疑

矣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

有所奮發而為憤則至于忘

食有所自得而為樂則至于

忘憂且憤且樂無停歇也而

日月之代揮愈憤愈樂無

程限也而身也為之密移又

不知老之將至六爾我之為

人如此爾奚不以之對葉公

字為妙。○問是問何如人有疑之慕之二意。子路不對。還重聖

德。未易形容。上蕤。○奚不與云爾。相對應。俱是代子路說。開口

說其為人。已四字。便有無以異人的意。若曰。吾非有遠于人之

為也。惟就其同得于人者為之也。重為人為字。下三句。摠是純

一不已之心。發憤是聖心一段奮起的精神。非真有未得斯道

也。精神奮處。便是忘食。樂就在憤處。有一種宣暢的意趣。○非

自知其已得而樂也。意趣暢處。便忘憂。憤而又樂。一直說下。非

有兩時。兩意。不知老之將至。就在上憤樂字內看出。只是與道

始終沒身而後已之意。非另推開一步。○不要說憤樂循環等

語。云爾者。無他之詞。

論語

夫子之為人無不可

與入知者既不欲不言以

啓人之疑又欲言之以啟

人之學故汲汲以已之好

學為子路道發憤便是他

為處時憤時樂有何後先

不知老之將至是常憤樂

終身于道之意

好古章講子曰天下有生而

知之者即不言古可也我豈

其人哉我蓋好古敏求之者

也沉酣之盡精不策而自前

寤寐之深氣隨運而若赴我

之有進于知者以此而好學

好古章

此章夫子不是以有知自任只重學上好古敏求正自表其用

功處而之字指理而者字指人好以心言惟其好古所以敏求

意本一串口氣謂我不能生而知此理但好古人之學而敏以

求此心之理者也敏字最難乃至誠無自意古人之理即吾心

之理求就心体上研求非求之古也求字下不必添知字只順

口氣說為佳

不語章

此章是聖人維世之意以理字作主怪力亂理之不當語者神

是理之不易語者起繳化此二意發揮語怪則啟人妄誕不經

知相契也。敏求求以擴此心之知耳。不可說是淨知之由。又不可說是以此辭生知之名。

不語童講。吾夫子諄諄誨人不啻詳矣。而所不語者有四。曰怪而異常。曰力而逞勇。曰亂而恃戾。曰神而窈冥。皆所不語也。揔之無非為人心防而已。

補新章。此皆是正人心之意。維世道之教。為賢智之過。若防作文。只宜虛談。個不語方。若着意講。不語之。所以然。便是語了。

三入章。講子曰。師道甚廣。亦甚精。在人自淨。何如耳。誠存一自淨師之心。何必比面愛。

之惑。語力則啟人凌弱暴寡之端。語亂則啟人背理逆倫之心。語神則啟人馳神杳冥之鄉。故皆不語。須知子非檢點不語。蓋日與學者談平正切近事。凡道人心之惑者。自語不及之。

三入章

此章示人自淨。師意我字極重。見師還在我。豈在人。所謂能自得師也。講語要話。勿泥行字。必有二字。極緊切。擇字要看。擇非必之人。必我之心而已。二句把擇字另講。其善者沒。不善即改。須串看。改字不是定如他人的不好處。只以此為脩省。便是改了。沒是沒我。改是改我。全在自。自己身上。做工夫。蓋自己先有一段思齊內省的念頭。故隨所感遇。皆我長善救失之助。可見。

義哉。即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師以長善，拙失，擇其善者而

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受彼而彼不知，彼授我而我輒取，蓋能擇即為能自擇。師也何問三人行哉。

補新章舉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不善以槩是非，憂態之盡致，知此則無往不得。師工夫在從字，改字從要在擇字。天生章講夫子過宋桓司馬之難，援天以自信曰：天既生德于予矣，德之所在，天必眷之。天既眷予于冥冥之中，桓雖其如予何，二三可無懼矣。補新章德天生之德，天生之而人安能害之。生字盡有。

能自得師者，正不必馳騫于及門受業之迹也。善不善要活看。

非必一善一惡也。註解太拘。

天生章

此章夫子解門人之惑而發。非自信也。天字以主宰言，生德即

付德。德字虛看，只重天意上說。

附攷按史記孔子適宋，弟子習禮于樹下，魋惡之而伐其樹。

孔子去之微服過宋。

無隱章

此章著大道為公之理。以啟二三子之自得。不是自表教人之心事也。要重吾爾兩個字。言二三子以我求道，即說有有所隱。

情生德於予。則予何以為予。而豈拒難所害之予。

無隱章講子曰。二子子以我予道為有所隱。秘而未發乎。不知道無容隱。吾無隱乎爾。吾年行而不昭然。與二子者。是立之為立也。二子知立之為立。則知道之為道。而無以隱疑矣。

補新直。二子只要覓立於自身。則自身皆立。若不各

尋自身之立。則無處見立。夫子無行不與。是與以立。

與以二子也。既深遠意。思千萬人。千萬立皆也。

四教章。講夫子之教。心一為完。而一之有四。一以文。馬。宗。

耳。曰。予。千古而傳之物矣。一

殊不知此日用當然之道。吾與爾所共有的。明白顯露。觸處昭著。何處可隱。無隱者無可隱也。不是言我無所隱。無行不與。言

我就今日所行的。即爾所當行的。故行之所在皆是道。道之所在皆是與。即行即與。方真是立。特在二子能認取之耳。何以有隱為疑也。以為隱者差認了立。却不是立也。不必泥本文行字。又添出一言字。

四教章

此章四子看。乃為四教各點出以字。六非分作四處教。蓋言夫子以四教一起教人也。文行忠信。摠是完其心體。以文教者。因文可以見心。以行教者。因行可以証心。忠信常自慊。勿令虧

以行焉。受規矩于准繩而約之躬矣。一曰存心以忠也。而追澤樸之真。一曰應事以信也。而黜虛僞之障。此四者。夫子之所以教也。

補新章聖人自說無行不與

門人分四教殆未聞一

貫者語也其實教文行中

即是教忠信教忠信處亦

與文行並傳

聖人輩講子曰天下有聖統

有聖食培其真而聖統可續

也始吾思待聖人而見之而

聖不若上而吾之望已孤得

見聖學之君子斯可矣子曰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吾且不

得而見矣其何以一見聖然

去有有恒之人學不如君子

欠之意。且四項須聯絡講。言所傳之久。又踐之於行而所行者。又忠而心無不盡。信而心無少偽也。終得聖人合一之教意。

聖人章

此章極重在有恒上。蓋見聖人以厲斯道。是夫子之本心。聖人

不可得。故泛人心中尋覓。聖真出來。使人認取這點本心之

真。以為作聖的根本。末節慨人之無恒。正以思有恒。講內要像

聖人望人有恒口氣。聖人者。心之神明不測也。君子心純是

聖人之體。而變化之妙。尚難言之。善人是資質上帶得有聖人

之靈粹。而不能入于聖人之域。學未到也。若有恒。則學問不及

君子。資質不及善人。而其一念純。常無虛偽反覆之思。以

頃石如善人而立心不二足
為作聖之基。得見有恒者斯
可矣。乃本亡也。而歸之為有
本。虛也。而張之為盈。本約也
而後之為泰。天下之盛美。豈
可乃居自己之空踈。豈宏偽
覆。難乎有恒矣。其何以為作
聖地哉。

補新直。此歌人認取本心之
直。以為作聖之地。本心之
直。只是恒。歸重有恒上。未
節。慨人無恒。王。思。有恒。意
也。恒者。天地不二之精。聖
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
有恒。便是接千聖之非。外
由善人君子而漸至聖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
之心。孔孟正揭根原。以探

汨亂其中有實心而充以實學。可到聖人地位。故夫子思之。而
吾不得見。俱不可說。氣運衰微。不似聖人勉人意。講聖人不得
見。當云既無性之者。又無身之者。講善人不得見。當云或天斲
厥美。或人喪厥美。兩斯可矣。俱是望其由此進於聖人。非與其
終於此也。○此是絕無處。是空虛。盈則充足矣。約是寡約。泰則
溢肆矣。三項只虛。在語言張大。容止浮華上。模寫。不可說到
機心機事上。三為字重。為虛便無恒。使人喪其本來。而遠于聖
域者。皆為之過也。難乎者。非謂三者不能久。謂人心如此。難望
有恒也。未要繳出。反是而有恒。則可與漸進于聖。而慰許多未
見之思意。○一說。亡虛約是好字眼。如心体本無一物為亡。却

人心入聖也。

子釣章講吾夫子心同天地見其釣也而不綱焉釣之獲也因其貪者自罹耳綱則竭澤而漁夫子不忍也吾見其弋也而不射其宿者飛之中也因其動者取悔耳宿則出其不意夫子不為也脩短聽其自然隨消息之定理有餘還之造化見飛躍之玄机可以知其至仁矣

補新旨釣弋聖人之階藝也

不綱不射宿因物付物之心也。將魚出而心之動。作飛鳥蔽而心之靜。控伏軍然仁休蕩皆中節分明。天地同流氣象持括出二。事言之妙理全在聖心無。

以為有心体湛然常虛却以為實心体虛亡原是最約的却後然自以為恭云

子釣章

此章妙理全在聖心與物相忘上。綱與射宿不免有意取魚鳥釣則魚來就釣冰釣就魚也弋則鳥來遇弋冰弋遇鳥也要見聖人只是假此以適對時育物之情。而一毫機械不生於胸中。真有上下天淵氣象。而令魚自泳。令鳥自翔。此是聖心胸中造化之妙。要講得自然。勿涉有意。時文作取物之中寓愛物之仁者。謬甚。

盖有章

物上。

蓋有章講子曰作者顯以知
 為庸矣蓋亦有于吾心之理
 未能明其所是而于天下之
 事反以行其所疑者其病在
 不求知我無是也我以聞見
 不博非所以求知于天下擇
 纖不加非所以求知于吾心
 惟是旁聞矣而擇其善者而
 從焉及見矣而識之不忘焉
 會聞見于一心則無博而非
 約雖未為自然之知是亦知
 之次也何不知而作之有哉
 補新章還當以述而不作意
 看夫子當時作者已備更
 無容作焉有作者必其不
 知者也且從嘗聞見上用
 功以障聞廣見為學問其

此章是夫子借己立說以引起當求知之意。多聞而下。乃泛示
 人以求知之方。不在夫子身上說。不知而作。只要發出。知不可
 已意。不重我無上。亦要照本文渾融說。不必插入妄字。作字直
 指作事說。多聞二句。重擇識上。擇即明善。從字屬心。未說到事
 上識。即點識不必云善惡。皆存參考。只渾融串講為妙。從聞見
 收向心裏。來正見聞見。即德性。非屬口耳之學。此意要發知之
 次。不是說生知為上。聞見之知為次。曰次者。言除却生知。就是
 這個知。舍聞見無良知也。正是指點人求知方法。未補由是而
 作。即舉其素所知者措之。而何妄意。又一說多聞三句。緊承上
 束足上。我無是也。之意。知之次。言我有此致知工夫。亦可求到

不逮古人甚遠敢自任作
耶。不知而作謂不假知識
而作乃先天位者之聖也。
下面擇字識字正對首作
字看為知之次也。

互鄉章。互鄉之人。羣習于
不善。雖與言善。有一童子請
見。夫子見之。門人惑焉。蓋凌
批。稽察者難與化誨。而不知
去習俗者。惟在自新也。夫子
曰。人之善惡。何常。摠以現在
者為真。人為能。索已以進。與
其今之索也。不保其既往之
不索也。與其一念之進也。不
與其一念之退也。何以絕
人已甚焉哉。

補新章。當以吾門。曉互鄉。免
又有緣。子弟化父兄。意思是

那知處庶幾于有知之地。故曰次一節。口氣俱就。夫子上說
么是。

互鄉章

此章見聖人不為己言。迺是一點與人為善之心。欲與天下共
入於維新。人索已句。是一篇大頭腦。進退等語。俱關習俗上講。
方有情。唯何其包不追仁意。互鄉雖習於不善。童子求見。有
慕道意。况曰童子。則習染未深。故夫子與之見。正養蒙之意。見
是既見。非方求見也。惑字不是疑其浼見道之。不當輕。人字
泛說。未浼方找童子。進本自潔。求而往字。退字。則浼前後之不
潔處。論潔者。洗濯其已往之污。而求登于清明之境。自念慮之

聖人之心如太虛。任物性未於其中。而不見一毫碍。

仁遠章謹子曰。天下有欲之未必至。有至之未即至者。此

其非屬我而為遠者也。夫仁也。而果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蓋仁即我之真性。欲即心之生。攬欲迫而聽于我。即

是會。仁迫而聽于欲。即為未。海洲者。一時而至者。又

一時也。夫何遠之有。補新立徐做弦重斯字。袁了

九重我字。顧涇陽重欲字。予謂字不可放過。斯有

不俟積累之意。我有反身自足之意。欲有舉念即是

之意。欲之心即仁。鳥可。言至。字之義。正世遠字。

條除言也。惟繫斯知。所以求進。冰來見。乃精進之意。即此繫

處。便是可與而往者之不繫。又何必論。惟繫可與。則其進可與

倘既進之後。又退而為不繫。則不能必。蓋學無前後。惟見在

此境為真。若既繫矣。又追其往者之不繫。而深求之。又過其後

來之不繫。而先拒之。皆已甚之心也。聖人不為。

仁遠章

此章首句且虛。味乎哉。之字。猶言仁果遠乎哉。講中要隱。含

個不遠意思。不即不離。方妙。若決言不遠。下便難說。不遠在我

字。体認我者。仁所處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我欲。仁是將

我本。來靈機。自為提醒。即此提醒。就是仁。故曰仁至欲。字勿

上義非自外至也

司敗章謹陳司敗問昭公知

禮乎孔子曰知禮蓋臣不貶君亦因其稱而稱之耳司敗於孔子之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是非每有公評必不容一言私相假借而為黨以今觀之君子亦黨乎君取于吳國為同姓又諱之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續倫至此君而知禮天下孰非知禮之人乎巫馬期以告孔子不欲明言其故而但為自答之評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婉以受過亦所心全君也

補新直司敗此一等議論定是千古公道第出于聖人

看太深只是一念覺悟耳。斯字有不俟積累之意。講內只就我字上寫景方妙。

司敗章

此章首節因問而為君諱過。下因譏而終不顯其迹。搃見聖人全君全禮兩全其善其愛意。不必以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並對。○司敗之問原心疑昭公之違禮。非因當時以為知也。夫子本不欲顯若失且司敗未明指娶吳事。故遂應以知禮禮字宜。虛、看、不宜直指習于威儀。○君子暗指孔子不黨。不黨爭要。一氣說黨字說得細事。關名義。孝子不得私其父。忠臣不得庇其君。君子一言袞鉞。正于此處見不阿。乃古人趨人。喏同隨聲。

之口。決是不忍。入于聖人之耳。亦是不安。即司敗之語。昭公之不知禮。亦急掩得。故寧自以為過。使天下知我過。而思吾之過。胡為乎。求則禮自明于天下。而吾君之事。付之公論已耳。
子與章謹歌。雖聲音之微。乎精視之。即喜怒哀樂之節也。細味之。即八風二氣之和也。故子與人歌。而善者將歌。而不感。和也。又使反復再歌。而後我為之和焉。雖以蕪輝其在人。正以宣管。其在我。其取善之周如此。

聽響之輩乎。不可用相助。匪等語。謂之乙字。屬昭公指上告宗廟。下示臣民。周女曰姬。宋女曰子異。姓也。魯乃周公之後。吳乃太伯之後。同姓也。昭公娶吳女。是娶同姓矣。欲掩一時之公議。而謂之吳。孟子駕言於子。所以諱言於姬。借姓於宋。所以避姓於魯。君而二句。即娶吳一事。而斷其不知禮。以譏夫子之黨意。○巫馬期以告。是不能決其是非。過不指黨。及就。卒日言幸。字虛有過。必知不至。曖昧蒙蔽。正是可幸。不必添改過一層。蓋而無妨。碍豈真為過耶。須領答他。諱言妙處。

子與章

一端特借歌以見之。有吾與點也。一段恍惚看其活。

淡心胸有忘已忘人的意
象學究家作夫子學歌于
人可笑

文莫章謹子曰君子所貴者
行非文也如以文詞而已矣
或者吾可以及人也若夫躬
行君子則吾黨以身体之而
寔未有得也為之不厭雖願
學乎仁聖躬之不逮實恥
于古人子惟日孜孜矣夫人
情豈甚相遠哉我之所難忍
人未必獨易刊華崇實吾願
與有志于君子者共脩之

補新查上下俱是諷詞玩上
莫字亦是不敢竟當之意
未之有得則歎然意自昭
行而責之躬此躬冒有滿
時即是得亦不敢謂得若

此章見聖人取善之誠與大舜舍己從人同是一個
曰善直是天機之發天籟之鳴一團真性所自呈露要講得細
不可止就聲歌上講反是自輟其歌使他再歌一番和則依他
聲音節奏又自歌一番必使而後緊相叫應一氣講妙處全在
必使反之乃與人為善之心欲以曲盡彼之善機和之者更暢
迭詠兩情交宣善與人同矣反之和之俱是取善勿如註作一
取一與看

文莫章

此章摠以文勝為已愧勉人尚行意須一氣滾下文是言之獎
然成章者莫字有不能自必意躬行君子謂躬行此文之君子

一有自以為得之心即是
不潔君子正與上猶人人
字相照

若聖章講子曰若聖之人與
仁之德則吾豈敢當之抑以
此理為之于已而不厭論之
于人而不倦則可謂云爾已
矣斯言也夫子其欲以辨仁
聖之名乎第思為之者力于
何着為之而不厭者趣于何
融誨之者挽于何發論之而
不倦者問于何瞭非徒一不
已物我無間者不能也故惟
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
也噫觀華之言而夫子之所
以仁聖者可見矣
補新直夫子正為人看得仁
聖太高何終不可學者故

是一氣渾成語不是二項要重躬字道體都在躬上擔當得之
躬則文為實文不然文為虛文是躬正所以體其文者非文外
另有躬行也未得不是未行即行而與文稍有虧欠便是未得

若聖章

此章仁聖提是吾人心體仁以理言聖即造其極者只是一樣
勿看作二件不必以人品言造詣要到仁聖地位全盡本體
此最是難事夫子望道未見看得這仁聖道理非閑小可故不
敢自居最要者一敢字有一敢心便自足了抑為一句正是不
敢之心為與誨非判然而兩項事倘不公于所誨是所為之厭
處倘一倦于人即是自為之厭處故自自為之隨欲與人共為

援引之曰若聖與仁吾豈敢謂便到却此不厭不倦我可自盡是人不必生而聖仁而聖與仁未嘗不可為也蓋把一段精神與人欲體此為入仁之聖之門子疾章講子疾病子路請禱孟以折神佑也不知聖人固不必禱亦不必請耳故夫子詰之曰有諸對曰有之說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禱果有乎吾平日無一念不求合于神明其以心禱也蓋已久矣豈待今日而後禱乎補新章子路在檀弓前禱大子在屋漏中禱子路以規也禱夫子以精神禱精神禱何如曰聞義不能徙不

之而祛其倦心穩是所以融其厭心要得融合為妙講內勿看出仁聖字面只渾講更高云爾者不敢自足之辭自量其力量可到意念可及者只可如此此外豈別有仁聖哉公西華就着破他是至誠無息純名不已貫始終融物我正是仁聖的妙趣故曰不能學弟子泛說非公西華自謂不重弟子不能學只重夫子 upper 体公西華口氣名只替其不易學而即仁聖之意自寓方妙

子疾章

此章夫子不是拒子路之禱只自表其禱之心師疾而弟行禱可也請禱于病者之前是有免禍之心則不可子路差處只在

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立之禱以矣。

奢則章。講子曰世教雷於分。誼久矣。乃人不耻無分而耻

無文也。夫亦未睹其害乎。彼夫奢者。越禮犯上。其失也不

孫。若後則習陋太簡。止於固而已。固之害小而不孫之害

大。與其不孫也。寧固。行風者亦知去其太甚乎。

補新章。春秋之不遜也。有奢也。諸侯奢不遜。天子大

夫奢不遜。諸侯安得人心。尚儉。猶可固而守之。此

聖人之志也。坦蕩重講。子曰人心動與天

涉。而必其身與天下繫。吾觀君子見其坦也。何蕩。如

一請字。夫子有諸之問。蓋欲子路深省。子路不達。而以誅詞詆

有是理。則凡素愧于神明者。宜禱。而夫子平日敬畏天命。戰

兢。惟恐獲罪於天。有負神明。蓋無日不然。故曰禱久。禱字指

聖心。說講內要得含甚意味。勿涉自誇方妙。

奢則章

此章不宜重儉。只借儉形奢。以發出一段不孫之害。方妙。奢儉

不主禮說。本文無禮字。不在心上說。只主世風言。固則無文

采。不孫則無名分。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歛。或纔儉便是。固

陋。他自是固於謹守。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于不可無文。采

故與其不孫也。寧固。全是隄防人心之狂瀾。有懲驕抑僭之感。

之其內省不疚之神既起恒
情欣感之外其居易俟命之
真文操去途順逆之衝側身
天地而不見不足充塞兩間
而不見有餘何其廣也若小
人則長戚々矣遇逆境既如
隔阂之已入遇順境則深失
之屢驚君子小人之心可藥
見矣

補新旨君子不求足而自無
不足小人求足于益而常
見其不足君子以方括納
乎常而有餘小人以守甫
容些知而不見

子溫章講吾夫子元氣中涵
而一中布濩吾就而擬之意
其溫者乎則厲者乎疑可近
又不可狎也意其感者乎則

與林放章語意不同

坦蕩章

此章主心体上講與氣象無干欲境常敬常隘理境常平常廣
君子養得心事無此牽縈心坦夷順適自學宇宙常寬萬物
無碍蕩即極其平坦也非平坦外更有一寬廣哉不是患
得患失緣他胸次不平未免畏首畏尾不寬廣耳安能與君子
同日語哉坦字對不得長字看

子溫章

此章總見聖人之容貌一個中和之氣以溫威恭為主曰厲曰
不猛曰安只在溫威恭內看出見其自然中節之妙無相濳意

不猛者乎。似可畏非不可親也。意其恭者乎。則安者乎。若

險點也。而實非險點也。折之時和時。莊極不費。均節調停。

合之五動。五應。若有所卷舒。闔闢其斯為聖之時與。

補新直其寬處。自然的温恭。

非假嚴以濟寬。其嚴處自然約實。恭非假寬以濟嚴。

故曰恭而安。予謂合上兩句。皆是恭而特舉一個安字。以贊上兩者自然耳。

泰伯章。謹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周之天下。

讓然托之。抹藥而不以。避弟

為名。借為開吳。而不以讓王

自見。民無得而稱之焉。非德

之至。而何哉。

乃一時俱有的。非時温時威時恭之謂。温和厚厲嚴肅威尊嚴。不猛冲和恭莊敬安無矜持各句却要說泛根心來。

泰伯章

此章夫子闡泰伯之幽。以立臣道之防。講至德內要泛心體純。

白無疵上。發出扶天常維人紀。而非恒情所易及意。下二句正。

是德之至處。三讓註訓固遜是斷。然遠避而以天下還之。商意。

蓋當時之天下。雖商之天下。然太王自遷岐之後。氣勢日大。若。

以太伯繼之。自勃然不可已。伯却早見而逃之。荆蛮以避之。惟。

天子自後日追論其事。看得泰伯當時不去。則今日有天下者。

必伯之子孫。惟伯去天下。乃屬武王。始見伯不是以國讓。季歷。

補新言恭伯知避殷而已其

弟之子孫取殷所不知也

此皆其心体之不染塵垢

處故均為至德民無得而

稱正協恭伯之心若有心

外位并有意迹名非至德

恭而章講子曰恭慎勇直美

德也皆當有禮以為之闢如

恭而無禮以節之將役于

悅仰屈伸不碍自道不亦勞

乎慎而無禮以節之將導

于成敗禍禍不能自決不亦

蕙乎勇而無禮以節之則有

積蕙無顧忌為乱而已直而

無禮以節之則有攻訐無隱

諱為皎而已夫且德之美也

且有其弊如此信乎禮之不

可以已也

寶是以天下讓于商故說三以天下讓正是提破他心事此是

無得而稱處當時讓者不見有天下在也其一念精忠潛運于

隱微者何得而稱之要看無得之字此心恭伯心事默對天地

鬼神而不欲令人知者也若使為名而讓則讓非真讓而何至

德之云註太王有剪商之志勿用

恭而章

此章欲人以禮而成德重一禮字節文就是禮不可云無禮以

節文之勞蕙等就是無禮處不是無禮後方勞蕙云云勞者勞

其形蕙者廢其事亂則犯天下之大義而不顧皎則傷天下之

至恩而不計禮就性中節制言非借矩矱于外無禮都在太過

補新古恭慎勇直皆本心之

邊說

所不能已也。禮字不可看
做節文。當是此心之天則。
心體上發得恰好處。便是
禮。無禮是無天則也。不免
勞蕙。亂狡也。勞思病乎已。
亂狡犯乎人。

焉親章。講夫世無仁民而下
妻偷俗者。豈其性然哉。亦上
無以風之耳。使君子篤于親
以仁帥民矣。為之民者有不
與于仁者乎。故舊不遺。既以
厚先民矣。為之民者。有不去
其偷薄乎。端本之化。君子盡
其在已而已。

補新古上節說禮不可無。然
禮非繁縟。及澁厚。起曰篤
親。曰不遺。故舊。總是一個

篤親章

此章言君子修身以化天下。君子主為。上者言親。兼一本九
族。故舊。兼故交。勳。舊。篤於親。如祿位與共。好惡與同仁也。仁
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有罪必宥。厚也。上厚則下歸
厚。二則字重。見仁厚。本民固有故。觸之即興。有棹於桴鼓者。合
上章主禮以範身。太以範世言。

召門弟章

此章見曾子全歸之孝。啟手二句。蓋指保身以明。保心體猶是
耳。心不可啟。啟手足。而此心見矣。戰兢數句。乃曾子一生心事。

原所以為禮之根也。上是說禮以範身。此是以身範

世。

有疾童謹曾子有疾。各門弟子而示之曰。此身非吾之身。父母之遺體也。父母全而生之。吾當全而歸之。汝其洛子。足浴乎手。而視之。予之手足。容有毀傷而不全者乎。然吾所以保此。豈易也。詩云。戰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吾之心。無日不致。謹蓋若此。然一息尚存。猶恐不免。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毀傷矣。爾小子各有爾身。盍亦各保父母之遺體乎。

補新直平素能嚴于十日十手之交。獨知內毫無愧怍。

惟恐其有毀傷處。正是聖賢惕厲心法。而今二句。非自幸之詞。乃自陳其終身無已之心。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語畢而叮嚀小子者。意以小子一日為天地之人。則一日為父母之子。苟戰兢臨深。有不如我之。所以為心。其如爾身。何其如爾父母何。最之。

敬子章

此章首二節不重。只重末節。言為政者。宜敦大體。而敦大體。只貴以道來物身。動容三段。正以道物身之實。遵豆二句。又言此事之所存。而非道之所存也。○問字不專問其疾。亦問其遺言也。為之一節。敬子毋忽其言。意首二句。輕引起下二句。註入

尚何至有令人不可見之處。故心不可見而手是可見。而見也。下戰兢正慎獨。以防手足之妄動處。

教子章講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之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予今日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也斯以敬為主而遠暴慢矣正顏色也斯以誠為主而近信矣出辭氣也斯以雅正為主而遠鄙倍矣此皆修身臨民之要務也若夫蓮豆之事其賤則有司存是豈君子所貴哉

補新章此皆修身之道未說到治民上去修己自可以

窮反本者人性本善也。○君子指在位者言道字重對事字看。道具在心。容貌等皆根心而發。三段都主身教。方得告敬子本

旨動正出三字不重重遠近字。容實貌虛以身言顏實色虛以面言辭實氣虛以口言遠暴慢者以動之為則為象。窪谷之雅度自涼。端莊之令儀可挹也。近信者色之正根于心之正。藹然非以飾喜儼然非以飾怒也。遠鄙倍者以出之而為謨為訓。淺言則旨遠而文深言則合理而順也。三斯字甚繁。須上下渾合說。終得口氣。蓮豆之事。字不閑中有安置之儀。執持之節。以能章。

此章不是實叙事跡乃是追嘆其心學之妙。須主心學上說。以

治人也。道字正。與事字相照。言此乃道也。非事也。君子正。與有司照。言君子也。非有司也。貴字正。與存字照。言此則貴之也。彼則自有存也。

何能章。曾子曰：學貴無我。乃若以己之能問于人之不能。以己之秀問于人之蹇。是其心視有若無。能而忘其能也。視實若虛。秀而忘其秀也。以吾人之相犯。則置之不校。付是非于兩忘也。此皆無我之學也。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而今則不及。其共切劘矣。吾寧無追慕乎哉。

補新章。二問處是傳文。二若處是約禮。犯不校是不遷。

能四句。心之虛也。犯而向心之公也。五句。俱散說。俱不用牽連。過接語。要在尚論中。得揄揚贊美意。方妙。○以能問于不能。不知能之在己也。以多問于寡。不知多之在己也。不有其有。則有者無矣。不實其實。則實者虛矣。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俱是。曾子看他如此。顏子心中。俱不自知。切勿用推其心。以為人雖不能。亦有可資等語。犯而不校。謂忘計較于中。若中有芥蒂。而外示包容。是亦較也。吾友只還他吾友。勿用出顏子字。沒事二字。猶云能事非用工夫之謂。此曾子從他心體上想像出來。有追慕企勉意。

託孤章

怒二問是有擇乎中庸意
思二若有渾忘施伐光忌
不校有天下歸仁氣象各
句開看不必粘帶點似類
子虛靜之休要深追思贊
嘆以氣

託孤者謂曾子曰人臣不貴
于有偏才而貴于有完品如
使其人可以託六尺之孤當
託孤之時而又可寄百里之
命至于時勢危迫臨一生之
大節而毅然不可奪也吾度
其品意者君子人與識才
而全在君子人也吾能已于
讚嘆哉
補新首必有可寄與可奪方
其為君子之意非上一句

此章首三句一連之詞以託孤為主而寄命正託孤中事託孤
不可作補君說乃先若臨終時遺詔以孤子屬我而我身任之
也命當作命脉之命蓋主少國疑而一國之命脉即寄于重臣
之身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尤為難也此摠見不負寄
託之意摠是個能全節之意未推究全節以明其為君子非才
節兩全之說也○可託有保其身成其德意可以托必定可以
寄至不可奪纔見可託可寄臨大節如變生倉卒禍起蕭牆是
也不可奪不必拘定死節只說顧義理不顧利害死生便是若
子二句乃咏替這人好處而深嘆美之意非是設為問答也與
孔子言君子可大受歲寒知松栢二意相似

為疑詞，下句為決詞也。此

君子乃是大受之君子，乃

忠臣能臣等語觀。

弘毅章曾子曰：凡作用起

于一心而士之心尤非淺衷

訪植者比也，必不可不寬大

而弘堅，進而毅蓋其所任者

重而所任之道不遠也，非弘

毅固不可耳，曷言乎任重而

遠也，萬物皆備為仁，士直

仁為己任其為任也，不亦

重乎？且其任此仁也，遠之終

食不能休之百年非久，直至

死而已，其為道也不亦遠乎？

故曰：不可以不弘毅。

補新直常說以仁字為主，腦

吾意以士字為主，腦曾子

弘毅章

此章曾子責成士以体仁意，只重仁以為己任一句，仁雖不外

于心，却是包涵天地貫徹古今的。故弘毅處就是仁，非以弘毅

去求仁也。但首節且含蓄，次節方詳明之。作文宜從仁字提起，

立格若從弘毅着實做契，便非題目六振不起矣。弘是心之

不隘，毅是心之不息，共是個心體。毅即弘之有終處，只是一件，

分不得，不可不三字，只是要其省察克治，復却此心之本體，非

謂凡民則可，士則不可也。公不可以弘在度量開擴着毅，在氣

力強勁看弘毅，只在任重道遠處見。非謂先養得弘毅後乃去

任重道遠，任重道遠亦只是一意。道遠是任重之住頭處，要着

看得世上為士的。只因看得自家小了。便讓過了。古來多少聖賢。故特地把士來。說得這般。鄭重。以仁字貫到底。說不可不弘毅。意法也。所寶于吾心。不淺焉。心之美。机原不味。而躍第。竅將放。而犹仗其。以于詩乎。觸其根。其于流動之。真勃然矣。心之德性。原不肅。而戾第。守心之。勢而維定。其立于礼乎。得其之。元和。原不声容。而洽第。形神。犹覺相守。其成于樂乎。歎其。趣其于井。苦之天。共遠矣。黑。所于神。明而得。力已深。旁印乎。名。理而會。心自。技。說謂

而字。萬物皆備於我。一擔仔肩。那一件。可放得下。故曰重。而程途至遙。他肩無期。終身不違。造顛於是。所謂百里無輕擔也。切不可分作二項講。○仁以為己任。四句不可斷。以仁字貫到底。仁是心之全德。即人之真己。已與仁分不開。仁字要講得大方。見得重意。且這個任。仁到死方注。無一刻離已。則無一刻能離仁。何遠如之。死後已。即仁為己任之意。未繳不可不弘毅。方完是任。仁只是此心體完全。提得性。起來。就是任仁。

興詩章

此章主心學說。此心感發興起處。就是詩。執守處。就是禮。和順處。就是樂。只在心上。描寫出詩禮樂。方得趣興。詩等。提是觸發。

六經無用哉

補新直自吾心之無所待而

忽然以興。疑然以立。渾然

以成。詩禮樂隨心而形。即

心而經是已。自吾之學于

詩禮樂而勃然以動。肅然

以欽。溫然以和。吾心隨詩

禮樂而先。即經而心是已

民可章。講子曰。民可使由

此理中耳。若以可自由之民

而處使之知。則此中自有缺

良心處。亦只是一統事。要講得融貫。註始中終字。不必用。○與
是好善惡之心。勃然發動。此雖吾心之良知。而詩最是感發
入的。誦之能生法戒。故興資於詩。○既興便須立。是立于有
善無惡之地。搖動不得。此雖吾心之良能。而禮最是準繩人的。
把禮來檢束。自放肆不得。故立資于禮。○立則終日持養。終非
渾化純熟之境。至於成至善純粹形迹。渾忘此雖吾心之和順
而樂有容聲。節奏中和之音。最是陶鑄人的。習之自心曠神怡。
頓入化境。而不自知矣。故成資於樂。而興而立而成。有一步緊
一步意。俱就成功言。

民可章

思何慮。遵王之道則可。一使之知。則智故潛生。沈渾已鑿。民心沒世。不恬不愉。矣。夫子說可使不可使。後人講成能由不能知。何也。好勇章。講子曰。天下之亂。有生于小人者。有作于小人。而致自君子者。不可察也。如好勇而又疾貧。則負所弛之氣。抱威憤之懷。于名犯分。何所不為。亂也。至不仁之人。固不待無疾矣。使疾之。而。至太甚。則彼明知此身多所容。將逞淫縱之性。肆反噬之毒。而為抑害正。從此始矣。亂也。夫以惡而生亂。人知之。以惡而而生亂。將多已甚者之過乎。亦可以自戒矣。

此章二句不平。重不可知上。由就身踐履言。知就心解悟言。須看得深此之字。指理言。理之當然。所云民之秉彜。百姓之日用是也。理所以然。窮究到倫理。竅妙則天命之性。實寓其中。惟中人以上。方能默喻妙悟。聖人安能強之。須漸育薰陶。俟其自悟可也。須知之理。即在由由之久。自能知此。全是天机發動。一毫與使字便著人力。

好勇章

此章以二亂字為主。上亂在我。下亂在人。而致之。全在我。好勇以豪悍言。而疾貧又非分妄求。則憑陵攘奪。所必至者。豈尔生亂。此因身為尔仁。而自即于亂者也。乃若疾人之尔仁。本欲去

補新章好勇疾貧之亂作自

小人所易知也。不仁疾甚

之亂作之小人而致自君

子所難察也。宜垂重在下

段此等樣人在上者皆當

善處之以杜亂。

周公章講子曰周公之木周

公之量為之也。如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驕焉謂人莫已若

也。且各焉恐人與己並也。後

與列交據而木獸盜藉。及琢

于凌競淺露之習本之則無

縱才技絕矣。持緒餘耳。其美

是現哉。夫以公之才驕吝且

不可有。以中才而驕吝者乎。

補新章才云美何以不之現

蓋現才者先現其居才之

心。彼惟自視不勝其大則

亂也。而疾之已甚。必將逞雄心。以發其忿。又豈不致亂。可見亂

天下者。不徒好勇疾貧者流。君子尤當慎于惡。以絕亂萌也。

如有章

此章戒恃才意。只重驕吝。不重才美。如使皆假設之詞。周公只

借來形出他有盖世之才的意思。時又如周公實事甚。差居才

意。宜隱。露出驕是執一己之長。而謂人不我及也。吝是擅

一己之長。而惟恐人之我及也。驕吝原是相生的。搃是一個自

有其才之心。看本文且字宜。聯絡講。得自其餘字。不可放過

聖人視才為餘。故不驕吝。使有這樣私心。以自用其才。則其才

也。適足為長傲之資。為欺人之術。而尚何足以觀。可見心體是

人視之自覺其小彼自見
以為才美人見之但驕吝
而已故不說其才不足現
而曰其餘不足現

三年章謹子曰正學無所為
而為者也第窮約甚則功名
之念易生挾持深則感慨之情
時動有知三年學而不至于
穀乎以視躬則真士之徒脩
以用志則大儒之鴻業非養
深見到者不能也豈易得哉
補新直此示人純心之學須
發他一段清潔的心體堅
銳的志向恬靜的精神不
至作想不到看不必又解
作志字忘食而至忘年此
醅脩也此潛養也乃真儒
也故曰不易得也

個根本才能特其緒餘根本不足
以載其緒餘則其緒餘何用
須知不是說有才了又要謙蓋有
周公之才決不驕吝驕吝決
非周公之才要看摠註甚言句

三年章

此章是無所為而為之學三年言其久曰三年則積學儘可應
世末路易變初心曰不致於穀是何等純心故曰不易得至者
自此至彼之辭不但身履其地或念頭嘿打此徑過不是至
不易得乃極贊其心之純不是嘆世無其人須知此學不是
枯槁忘世只是不以利祿動心即濟世不是此學不是至穀

篤信章

補篤信章全直此篤信之心

去好學以明其所守之道則其所守者皆能善其道故守此道于去就守此道于出處則素學已明而仕止惟時出處之道善矣

篤信章子曰士品不外學

術人有立心篤信者而好學

以明其理焉則信真石信似

斯能守死而善其道矣是以

先邦則避而不入亂邦則去

而不居天下有道時可以見

則見天下無道時可以隱則

隱出處去就何往不宜蓋所

守之善如此也不然邦有道

貧且賤焉則材不足以應去

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則操

不足以潔身耻也好學其可

此章是以全德望天下重學守二字以首節為主勉人要有所

有守下二節一正一人意言人能此則無往不宜味此則隨遇

皆恥搃見人不可無學守也○首節重好學善道四字而善道

又根于好學世上朴實的人皆能篤信或不知學則見理不明

篤信到底人或能守死不學而見理不明則雖死亦無益故篤

信須要好學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守死須要善道善

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篤者翁而定注而不遷也守死非

必死只極言所守之堅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力不是

盡善之道須知學與守非判然而截學是學其所守守是守其

所學要看得員融○邦指一國天下指一世社稷之將也是危

已哉

補新旨世道原與吾道相関

會善觀世之有道無道乃所以善吾道而吾涉世之道結善者則由學以先明其道故須以篤信之心去好學則于自處之道無不善而其所同守者亦于道守而無不善也兩善道皆可以善吾道而不至于可耻是則好學者所以善道也

不在章講子曰位者一定之局而謀者一定之畫也如不在其位而謀及其政無論以局外之身侵局內之權為不可且將亂任事之意故畏事之心若此為甚矣戒之哉

邦紀綱之已紊是亂邦不入不居超脫世垢以待清不但遠害

而已天下有道已無于世則以所學所守之道出而兼善天

下天下無道已無于世則以所學所守之道歛而獨善其身

則見則隱與別處隨時意不同要得處合一意所謂求志達

道也見即見龍文明隱乃修身見世亦非長往絕學開太平

庶幾明主之遇也向有學守意未節輕反言以足上意○邦

蕪國與天下在內有道貧賤不是甘于貧賤道不足為人用而

貧賤也無道富貴非以道用而富貴希世投合苟富貴也摠

皆由無學守來故可耻上耻其負時下耻其苟祿兩耻字

是內省有愧非徒羞士林玷清議而已

補新直春秋時大夫侵諸侯

之政陪臣執大夫之命。夫子言此以警當時還重在下不可干。上言然語意自渾然不露。

師擊章講天子深感魯樂之衰而追嘆正樂之事曰方師擊在官之始一時音樂之盛無論始作者何如即闕雅為

樂之卒章而不淫不傷抑揚于一唱三嘆之餘者猶然音節之和暢也不洋乎盈耳哉而今不復睹矣可慨也夫

補新首洋非徒美盛可聽就其有見之王肅雍之化居如窈窕之丰流注于聽聞者覺其充滿而存餘韻存字面間也盈耳正會心

不在章

此章戒有位而出位者。其位對政與素位。字不同。指卿大夫之位言。謀計謀也。有于預之意。有一位必有一位之政。若越俎代庖。上瀆國是。下亂職守。所以不謀。非空然議論之謂。

師執章

此章夫子志王化而追感魯樂之盛意。吾自衛反魯。正當師擊在官之始。彼且詰音比律。予復訂訛刪紊。故無論其樂之始作何如。即登歌既闕。所為採之闕雅。以總理樂章之終者。美哉洋乎。窈窕之徽懿。好述之幽思。已描寫殆盡。充然盈人耳。我而今不可復睹。可慨也。夫洋乎盈耳。向有王化充溢。想見文王齊

處舉一亂處其中翕純絳
澤俱在洋、內故曰盈耳

狂而章謹子曰、人有質性雖
偏其心未滅此吾之所知也

不謂有狂而不直者簡略而
托以巧故侗而不愿者愚蒙

而濟以傑薄慳、而不信者
無能而重以欺用挾不平之

質以為性而匿難窺之智以
為情試目之為狂為侗為慳

不應有此姿態若指之為
不直為不愿為不信又不肖

其技舞吾不知之矣可憫哉
亦可絕哉

補新章此章書要看得關係
任是載道之器知能是入

道之器惟恫之無知慳、
之無能乃完知能之初而

治太和景象不徒在音樂之盛上說○凡樂篇章既成必撮其

大指以為亂、獨取闕睢者大武之樂成于武王而實本于文

王脩齋之化故樂之既卒歌闕睢以總括其成使人知王業所

本也。

狂而章

此章是維士習意學者心體不受病氣質偏處亦無妨狂侗慳

慳是生質之偏直愿信則偏中之美處所謂真本質也狂的人

直便知得是狂不直却以固濟妄了侗的人愿便知得是侗不

愿却藏詭于愚了慳的人信便知得是慳不信却隱詭手

拙了此等人以其性之偏而兼以習之惡不感其為狂侗與慳

可以入道夫子惡其琢喪
曰吾不知深愆其道喪也
學如章講子曰學以致乎道
著也其若這若赴如有所不
及猶恐已得而復失之益知
不及者又欲求其得猶恐夫
之者恐其終無及也其無勞
之心如此

補新言不及處即失若一失
便不及以如不及之心防
失即無失而猶恐也以此恐
失之心求及即能及而未
及也摠是貴日新之學也

魏：章講子曰詩天下易味
一心雜自非心体素定者則
卒然加之而喜無故受之而
盈况其有天下乎魏：乎起
然持出若舜禹之有天下而

慳而為詐偽淺薄之夫吾安所據而知之作文只言這樣人甚
不可曉便是絕之不必主不備教言○直是正直因志大故不
屑為和曲愿對巧言因無知故不作聰明只謹慎忠厚而已信
對詐言因無能故不欺世誰人雖有此三樣解摠是真心未漓

學如章

此章二句一串如字猶恐字大宜体会如不及者必欲求其得
猶恐失者恐其終不及非既得而恐失也摠是狀學者惟日不
足之心只在心上描寫不可着用上說

魏：章

此章有天下不與註解不以位為樂時說以天下憂勤皆然也

是以動其中哉

補新直不但意他是與即解

使去已亦是與愛勤保守

亦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

亦是與蓋皆不免為天下

所動耳舜禹之心真可謂

空洞無一著

補大哉章全直夫子替堯之

大只在則天處著其大而

巍巍乎成功正謂其則天之

高也煥乎文章正謂其則

天之明也

大哉章謹子曰古今君天下

又說外至之榮毫不動念終于不與意未安不與者乃不以已

與也大凡以已意治天下謂之與二聖以天下治天下河與之

有只如若天齊政封山濬川舉十六族去四凶皆因天下之自

然而已不尸者也可云與乎不與則其心體空了洞了何等絕

塵何等曠遠故曰巍巍上就心體上說

大哉章

此章只一大哉句貫下夫子替堯之大只在則天上以著其大

而曰蕩曰巍巍曰煥乎正見其則天正形容其大成功文章

皆堯之所以為君處○首句下個為字極有意分明謂堯首開

洪荒有為處大耳但此句且虛直至成功文章方實指其大天

名之焉。所可見者，巍乎其
有成，成而不名，名之也。
煥乎其有文章，文章不名，以
名之也。其大何如哉。

補新旨：首己明說堯之為君
矣。下成功文章，皆其所以
為君處而功之。巍文之煥
則其所以為君而則天之
高明處。儒者多因無名句
遂謂堯之無為等意。何哉。
功與文正其所以為君處。
湯平民無能名焉。於無處
悲其大巍。乎其有成功
也。煥乎其有文章。於有處
舉其大。哉堯之為君也。
補舜有臣章。企肯此章。神情
當玩唐虞之際四字。及周
之德三字。看舉虞而談著。

之大以神化覆幬。無外言。則天是與天一樣。不是法天堯之則
天以德之丕冒周偏言。非空。在心上說。蕩。句。正是則天
處更無兩層蕩。是廣遠。廣遠以德無涯際。言即大字耳。非謂
廣及于四海。遠被于千里也。民無能名。即萬物囿于天之中。而
不能名。天之所為意。全根蕩。來其蕩。處正是民所不能名
言也。稍狹隘。淺近可名矣。亦不重民不能名。只重堯德廣遠。雜
以名狀。上註堯之德。字就君德言。如積之心。布之身。而潛孚
默被于天下。及下功文皆是。○末節兩有字。煞有味。正沒首句
為字。生來不根堯德。難名。來註可見者。此耳。勿用濛濛之世天
下未安。堯時黎民於變。太和布滿。天成地平。千古無並。故成功

唐字意在矣。未言周而隱著武字意在矣。此處可味。舜有章講國家需才甚亟而才之隆。去尤奇。昔禪唐而有天下者曰虞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帝道光矣。纘文而有天下者曰武王。嘗曰予有亂臣十人。而王風轉矣。孔子有感而嘆曰。古云才難。付今觀之。不信然乎。夫武王以十亂造周。而周之人。才彬。感美。稽之于古。惟唐虞交會之際。于我周之才。為較感耳。然猶有婦人。與于其間。其實九人而已。以媲美唐虞之才。猶難。滿上人之數。才。不難哉。此周之所以稱盛者。不獨以才而已。我想武王以前商道。

曰魏。即天之時行物生者。不時過矣。文章即制度章程。必不容疎闕者。堯時璿璣七政。文以經天。教養稼穡。水土蕩平。文以緯地。百度備舉。何其煥然。即天之日星輝映。雲漢昭回者。不是過矣。須知文章在成功上見。得成功是事業成就處。文章則其厝施於天下。所以致成功者。須講得融會。

舜有章

此章見周家才德之盛。上三節述得人之盛。見得撥亂之臣。固無遜于唐虞。末節舉文王死盡臣道。見得恭順之德。亦不讓美于堯舜之揖讓。總是榆楊昭代之意。一說以我周人才之盛。由于文王有德。所培植者。漢亦是作法。○首節輕因。下有唐虞句。

表而履道賊三分天下周已
有其二矣而文王且以服事
殷不敗臣事之節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吁同一才
也舜以之師以濟以武以之
紂以桓以文以之變以聖以
亦時為之也。觀世者不能無
餘憾于世

補新者此重夫子尊周意論
才而及于德。見周之才由
周之德培之也。唐虞二句
重說才。唯上要看際字。唯
二代交會。說可知周之盛
若不是際其盛。亦不能如
周也。乃猶借才于婦人者。
非極其數之求。滿正為其
治內。費外。俱是得才。方見
奇。德正見才。非意至德曰

故先着此一句。舜紹唐而以聖禪聖。大奇也。五臣治虞而均。以
聖輔聖。又大奇也。當時或平水土而敷教養。或明五刑而掌山
澤。而天下咸風動之治矣。武王紹文以造周。嘗曰。予有治亂之
臣十人。或任朕眩以治外。或嗣徽音以治內。而四海底永清之
烈矣。治亂之字。要看個中。便有揖遜革命之不同。但此之節。是
記事體。未可便着論贊之詞。才難節。固是嘆才之難。實是替
周才之盛。勿作不足之詞。才難是全才之難。非人才難也。講語
要會個雖極盛之世。不能必其多意。諉揮方着下意。唐虞二句
重周言。而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不際唐。
則其盛不能如周。可見自唐虞際會以來。惟斯十人為盛也。

周統周之去德言惟文王為至而濟十亂皆此長其祥苑子舜之先以充也大意只云周之才比隆於唐虞而周之德非不足于稱遜也。觀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可見。

間然章講子曰古來非一君若島者吾無得其間而護矣彼以天下非奉吾身也何以一人而宣後其物力吾身宜與天下者也何以涼薄而怨同于神民吾見其于飲食菲之而鬼神則致孝焉于衣服惡之而蔽冕則致美焉于宮室卑之而溝洫則盡力焉其所以持危防微者皆堯舜忘天下之心而所以故天勤民

然十人之中京室賢婦實內贊襄彼當日桓武諸臣數僅九人而已此二句見治內治外俱是偉才不是以婦人來証才難可見唐虞一盛器千載直至我周纔美得盛則我周誠足配唐虞而並其盛才不信難乎哉。然周之繼唐虞寧獨人才懋哉其德又何愧焉。三分有二只形容天下歸心者大半以作率字看服事二字相連謂順服承事之也此忠貞一念無愧天地非至德而何曰周之德者蓋統周之世德言之惟文王為尤至也

間然章

此章分明發他敬天勤民的心事。而根于精一執中來。也于人信道心之閑看游甚透全是一團治民事神的仁敬發出來。何

者皆堯舜君天下之法焉吾其無間然矣

補新直豐倫適宜之說查祖人主承皇天之托則口休之奉為緩宗社生民之計為急禹惟緩于波而急于此比正能于惟微惟危閑頭擇之精而守之一也此爾謂允執厥中中則無可

罕言章者夫子之教有雅言矣有不語矣而亦有罕言者曰利計功弄效之事聖人所不道也即有之其欲利輸利之我乎夫利欲也而命則理矣利私也而仁則公矣乃與命與仁而亦俱罕言焉何也命脈甚微即談性道論行生

曾子語

心乎自奉為也。故中三段每段重下半截以仁敬二字作主無

間言其盡君道也。只在心之純上看心純乎仁敬無半點已私

與于其中故不可以間議之鬼神是宗廟之鬼神主祀先一邊

致孝要切飲食上歡冕是郊祭之服主敬神一邊盡力是不愛

已力以經理之冰肌胝之也。須模寫他一段克艱之心出來豈

儉二字不必甚繞

罕言章

此章總是防人心邪者恐人心之趨乎此正者恐人心之惑乎

此要利字另講斷了下面卒看要看兩個與字與者與利罕

言之也利不是多寡有無貨殖之類須看得細凡有所為而為

上論三卷

百十三

亦偶一及之而不為常也。仁
體甚大。即傳克復訓。敬恕亦
禹一答之。而不為常也。蓋天
下垂份之境。與之相忘。則俱
齊。而人心渾淪之體。與之強
話。則愈滿。聖人之罕言。意蓋
如此。

補新直三者。聖人何嘗不言。
只是要把利與命。與仁。並
言。聖人則罕言之也。如賜
不受命。而貨殖焉。此利與
命。並言之。一微也。如仁者
先難而後獲。此利與仁。並
言之。一微也。此是唐虞分
利。直人心之意也。

達巷章。講達巷黨人曰。大哉
孔子。博學而。不以一事成名。
之。人以博為大。非所以大

即是私心。即是利了。命。即於稷的本體。不兼氣數言。仁是兼萬
善四端之心。體命。仁。是一個理。但以天道人道分言之。則有
命與仁之別。

達巷章

此章甚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大哉孔子。贊其不局偏
至之繩。不落偏至之論。博學而無所成名。皆所以贊其大也。不
是惜他成定也。名。非名譽。乃名目也。無成名。正見其博。講中要
認此意。○黨人重博學為大。而不知夫子之大。非博而無所成
名。乃化而不可以名也。故孔子聞之。既不敢以大有任。而又難
顯言已之不在徒博。姑托言。故有所執。曰。吾何執。言道無容執。

孔子矣。子聞之以傳不可為訓也。謂門弟子曰：黨人以我博學無名，意以我無所執乎？吾將何所執而後可執御乎？執射乎？釋術不厭卑，吾執御矣。噫！此夫子自鳴其不貴博之心與。

補新出經人。不教以博。學人。

故為此言。若謂與其汗漫博學。吾惟執御耳。聖人見名之累人也。尚欲為成名。

之。則吾將執使以事人矣。即富而可求也。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意。

麻冕章。講子曰：禮有可變者。有不變者。則以名分之所。

係大耳。如麻冕。古之制也。今以其細密難成。而易之以純。

若以執論。則那一件遺得。即射御而技。亦一可兩存之。以為應務。

之資。然以執論。又那一件垂得。即御雖卑。術亦可卑守之。以畢。

生卒之用。此以執字來抵他博字。執字只是專習一藝。與執一。

不通之執不同。何字與乎字。緊。呼應。執御二句。就要重執御。

手方合。末句講中。須得虛活。曉諷。黨人口氣。不作實事上說。

麻冕章

此章是夫子維禮之意。二者皆古禮。上節泛衆者。崇禮之儉也。

下節違衆從下者。嚴禮之分也。俱是大關。係處。非以小形大之。

說。○周末文勝。競趨靡麗。麻冕易而純。駸。有反朴之意。雖從。

衆何妨。惟事關綱常。必不可易。昔拜下而今拜上。是把乾坤冠。

矣。統雖非古，而工夫有約易。就蓋愛而無妨，下要者吾亦與衆而後之。君大臣之拜君而及于堂下禮也。今則拜于堂上矣。是自處于驕泰之習，其車固不可長。雖建衆吾以下弗恤也。蓋堂陛原有定成。冠履豈容僭踰。吾敢與冕服之制，整諫從哉。

補新直居鄉問俗，可以戴絰。冕而入羣，其與奢寧儉之思乎。立朝伏忠，則宜禦天威而下拜其爭。君盡禮之。想乎。亂忽之機，漸不可長。聖人之防潰于未然，如此絕四章講。夫于心所絕無者，有四初念不起，無所謂意也。未事不先，無所謂必也。常境

履之分，俱紊亂了。此是驕僭之失，不可不防。故夫子斷然違衆。泛下兩禮字，謂是古禮。儉是省工夫，非省財用。泰是亢慢。其君意儉字，泰字重看。泛違皆須根拔。○一說二節原是一意，以亂生于僭。僭生于奢。泛儉之意，就是維僭之意。

絕四章

此章總見聖心之虛。四者皆無，原是心體。聖人完全此心體，空然洞然，何有四者。故講內要就聖人心體上，描出真無境界。方妙不必着在事上說。絕字四字，要看得活。是聖心自然純乎天而不雜以欲。與常情禁止不同意。必固我四平說。一念自主便是意。一念拿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一念有已便是我。皆

不滯與所謂固也。成心不雷。無所謂我也。總之一虛而四。若俱絕矣。

補新責人之私心。皆起于我。

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我也。唯無我自無意。無必無固耳。又曰。意必固我。當沒仕止久速。用舍行藏。大頭腦上說。而以無可至不可融着。

子畏章說。夫子有戒心于匡。而夫子之天未嘗不定也。曰。昔文王嘗主斯文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識大識小。已幸未墜。學問。後周又附聞。知吾蓋卜之天意矣。天之將喪斯文也。則我後文王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

道理上微有執着。聖人絕此四者。連聖人亦不自知。非是一一而母之也。

子畏章

此章夫子遇難。而以天自信。重天之未喪斯文。以慰二三子。非懼匡人也。畏是處變而慎重。非畏懼。亦有愛道以愛其身意。○文者人心之精華。以道統之流行。可見蒼言不曰道在茲。曰文在茲者。斯道自古迄于茲。昭如日星。原未嘗蝕且晦也。曰文在茲。正見斯道之決不泯滅耳。要得夫子毅然自任口氣。茲字勿把我字換。○末節上二句。設言以起下二句。轉折處。照註補出。大有謂文王之文在我。而斯文之興喪在天。天不喪文。自不喪

斯文也則我不虛坐若有待
匡人不能違之其如我何二

三子何無慮矣
補新旨文不在茲之文即文

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

堯舜湯禹之統夫子接文

王之統皆天也統能因文

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

人能圖夫子不能違天而

害夫子

太宰章問太宰問于子貢曰

夫子聖者與不然何其多能

若是也太宰蓋以多能為聖

矣子貢曰夫子之聖統羣聖

而集大成天固以全而付之

而縱之將聖而又兼多能也

多能豈所以為聖哉子聞之

恐人之譽于多也曰太宰其

我也故天被斯文文不終美里天續斯文孔不終厄匡以斯文
之興衰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所動心焉此事天立命之學

非矜天以為重也

太宰章

此童見聖學有要不貴多能之意太宰稟以多能為聖子貢以

聖自多能夫子除却聖不居只辨多能不足貴夫婦與能聖有

不能能何嘗非聖只多字說得不好執字從多字生來不是將

執作能○首節聖字勿用生知安行講太宰即以多能為聖也

能是藝能淺看○固如固有之固謂本來也縱言二氣五行

不為之限量將你殆字看子貢謂夫子雷天縱之而殆使之為

知我乎吾少也賤不適于用故得以餘力而為多能大都皆鄙事耳若君子所務者大所操皆約其多能乎哉不多也。多能非君子所屑則不足為聖可知矣。記者引宰之言以證之曰子嘗云吾不試故藝以苑歸不試正少賤鄙事之指也。吾之而聖人不責吾之也。試矣。

曾南垂春四書

聖者但其聖處包涵無限道德而多能乃包涵中之所兼者耳。非多能即聖也。看來又字是縱字意聖無不能正形容天縱處。○三節總是言多能無與于聖意。知我不要添出豈字也不要添真字。只淳淳說太宰知我乎要象個知我中不知我方得口氣。如云太宰直說我多能其知我乎若說我聖而多能則非也。蓋我少賤故得以餘閑而習乎多能之鄙事耳。如何反歸之于聖。太宰句只是起下少賤句。要得語意來歷處。故多能鄙事是一氣話。勿依註多一轉。摺曰鄙者天地之數寡者貴而多者賤。多便可鄙。君子多乎哉。二句遺却能字。只用多字。蓋能是人所必有的。所忌在一多字。如赤子一點良能。何其不多不多。

上論三卷

百十五

亦以多之宜。渾化之意。大意重在微悟。子貢不必多學。其以多能為聖意。

有知章。講子曰。吾果有知乎。

於此中至虛不容一毫意識。

無知也。有鄙夫未問于我。其

心亦空。如也以彼之空觸

我之無。而始終未末之理。固

即問而具者。吾為之發動。其

自有之。兩端而無所不竭。焉

是鄙夫未問之先。我一無知

也。即兩端既竭之後。我似一

無知也。使我有知。則又有所

操。以待問者。而我何有哉。

補新直此處。最可以觀聖心。

與顯蒙之心。兩下相接。應

之妙。未問前無知。以待彼

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既問

不由學問說。就天生本來說。原無一物。焉得有。多。正謂其心體

之空洞不着也。夫子以多能為鄙事。只在釣弋獵較等上看。即

所謂藝也。○末節引宰之言。正以藝字証多能。非以不試証少

賤也。點出藝字有味道。形而上。藝形而下。一上一下。正見多能

為鄙事。而聖修之真脈絡。不在是耳。

有知章

此章見聖心之虛。而應有知無知。知字俱就聞見知識上看。性

體空。加不得一毫知。聖人之無鄙夫之空。摠一天真自然有

鄙夫三句。正形容無知。無知不是謙言。聖人之心。原是至虛無

聰明可炫。無意見可執。那得有知。鄙者顯蒙未琢之稱。空。止

後無知以滯彼總是個無知也故嘗思叩而竭亦非由問乃有知之義只是形個無知光景

鳳鳥章講子曰自古泰運將興天必以禎祥之符應之故鳳鳥呈祥河圖獻瑞其時聖王名立相與以致太平者何其幸也今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世道無開泰之期天下無其宗予之日乎吾已矣乎

補新旨伏羲因河圖而畫卦

文王因之演易而感鳳鳥之鳴夫子慨道之不行而起贊易繫文之想天地間河圖曠古一出夫子豈望其復出也哉曰吾已矣夫則知圖在吾也故謂圖自

伏其鄙要知此句乃起下其兩端字兩端不指是非亦不指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直指真知本体若曰鄙夫雖空之而理實都具就其問中自有兩端我不過就其所有之兩端叩而竭之我何曾有分毫知識增鄙夫我自家心體亦不曾有分毫知識添入故曰無知也其者無我相竭者無留識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看來與舜居深山一般光景

鳳鳥章

此章夫子借鳳圖以感嘆所以寄其思義舜文王之心非專慨天下之無邦也鳳鳥河圖不在瑞上看在聖王之兆上若有聖王則聖道可行有聖瑞則聖王可作今不至不出終無聖王了

泗水中出可也

齊衰章講子見服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當一見之頃彼之年雖少亦必作過其前必疾趨蓋過可哀而哀可敬而敬可矜而矜感而即動聖心有不期然而然矣

補新旨見冕衣裳者敬之人之常情以此而施之齊衰與瞽者是仁孝之精非聖人不能少是年少也言作則坐可知二必字是必然乃是自然

顏淵章講顏淵喟然嘆曰。紗哉夫子之道乎仰之而峻絕之。甚不可及。其彌高。其鑽之而渾淪之。体不可入。其彌堅。而瞻之。而在前。在後。彷彿不

吾道何時可行哉。故曰吾已矣夫。已者慨世之終莫我用。非無心於天下意。

齊衰章

此章見夫子仁孝誠敬隨觸即形。必字是必至之情。見齊衰而愛親心萌。見冕衣裳而敬君心萌。見瞽而畏天心萌。聖人萬物一體。看得三者就是吾身處。其地惻然不能安。故必作必趨。不期然而然。無非天則。首一見字。輕看。下見之。是我坐而彼過。其前雖少。自然長者可之。過之。是彼坐而我過。其前趨者不敢煩他。與我為禮也。過之如此。與接可知。

顏淵章

可為象乎。回固悵、馬而無
所沒也。意其茫無指點而然

即
補新言道非真有高也。彌高

者特生于人之仰耳。道非
真有堅也。彌堅者特生于
人之鑽耳。道非真前而後
也。在前在後者特生于人
之瞻耳。

博文而請乃夫子則已循、
善誘、笑我自有人而博我

以文我自有禮而約我以禮
隨禮隨約無二候即博即約

無二功回于此幸博約之可
循精抽之而愈出神躍之而

彌前。豈欲罷不能矣。才情亦
既竭盡而無餘矣。斯時也。但

見知有所立而卓然于吾前

此章是始終形容夫子之道無可用。力蓋深著其化之妙也。若

泛、說個深贊聖道便非自蓋。顏子既得聖道後只覺素力不

得故喟然而嘆不是始無所得卓立處纔有所得高堅前後正

是形容後節末由處末由也。已分明是高堅前後景象無先後

兩樣工夫。其見聖道亦無虛實兩個境界。不重歸功夫子。○仰

鑽瞻是悟後讚嘆語。重形容聖道不作顏子用力講仰是仰望

鑽是鑽研高是峻絕不可及堅是渾淪不可入二彌字勿太泥

道非因仰而益高只形容至高耳。彌堅做此瞻之二句合為一

意與上作三項看道非真在前後只形容其不可執捉耳。○循

循只是後容有漸次非以先博後約為循、也循、就是善誘

庶几神與之遇焉有之而非
無窮如之而又非有難欲執
其所為卓爾者從之而與為
一則末由也已回將何以至
于夫子之道哉推從容以俟
之而已

補新言欲帶不能是鼓舞于
善誘之中不自知其循
然而進有可已之時也才
而云既竭則智解聰明盡
銷擇于不能器內而覺其
竭盡不着也惟才情釋所
以天執自露智解融所以
性伴有現所以立卓之見
在此豈盡力之謂竭耶
子疾革請子疾病子諾以夫
子嘗為大夫使門人假為家
臣治喪以備大夫之礼不知

二我字極妙文禮皆我所固有者自散于視聽言動而聚然發
見者曰文体此文于身而視聽言動若有規矩便是禮夫子教
學者送各人身上日用事物間逐一理會是博我以文隨理會
到心體上來是約我以禮隨時博即隨時約無先後也○致罷
二句連看是顏子在博約上做工夫但見日用至近頭是道
自罷不碍正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不指工夫說了是性之
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既竭吾才不是竭盡無遺力之說乃由
文會禮漸之做到心體上來一切才情心力俱無可着處故云
既竭如有所立卓爾不可如時說非有非無等語當主見得真
言蓋見得真切非可以言語氣象求故以如字言之此即是高

告者無區分不潔用也至夫
子病少間而責之曰久矣夫
由之行詐也無家臣而為有
家臣吾將誰欺天乎且予
與其死于家臣之手也無寧
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從
不得備禮大葬予死于道路
而不葬乎則亦何以家臣為
補新音此與不肯厚葬頌回

共一個念頭蓋君道師道
夫子知其有分何必復借
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
子之手語盡有味末節見
其依然師第一體之誼脫
然身死兩忘之界所不能
忘者二三子之追隨所不
足較者人間世之厚薄真
達人大概始終如一胸襟

堅前後處見得真不是聖道至此不高堅前後也宜認欲從末
由不可如時說雖已見而特不可從之意蓋於道而有立卓的
模樣將何由以從之此是一直的說話非一轉的語意也至於
從之末由正乃所謂高不可及堅不可鑽前涉不可像正見聖
道之妙處切勿將末二句輕看

子疾章

此章總是天不可欺末節正根天不可欺來不必以次節臣不
當有末節臣不必有平看○夫子在位時有門人為家臣者使
門人為臣即使不在位時之家臣也○行詐只指為臣一事須淺
說久字對病時與病間言天者理而已理不當有而有是欺天

美玉章講子貢知夫子有心于用世也。而設言以探之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侯求善價而沽諸，夫子必有以處此玉矣。子曰：我與天下共此玉，亦與天下公。且美沽之也，沽之執我待賈之目至者也。蓋特達相知則抱璞而往，管識之人則藏器以需，而敢言求於此，可以得夫子時行之心矣。

補新直此章似歌咏語，語滿酒圓沽，謂子貢欲夫子之求，竟子貢謂夫子高價以待，失夫子價而云善，又何待求惜春秋之價不善，故夫子之玉終歲，夫子藏之，幾似宮墻中沽之萬古字。

矣。然本文口氣却不宜如此死說，宜體貼乎字。○末節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為榮，下二句無臣不足以為辱，死于臣之手就承欺天來大葬，是用家臣子路之意，名尊夫子之至情，不宜說壞了他夫子。只以天理自持方為生順死安，故斥其非耳。

美玉章

此章斷絕用世說，沽之二句連看見，不以無心棄天下，正應藏字符字正應求字，見不以有心徇天下，子貢是惜夫子有道，不得行意，若作以求價探夫子前日曾以求字折子會矣，恐非是。只做聖賢商量語，善價善字亦當玩最有味，是個斯字，言有美玉於斯，春秋喪亂時節，將自珍藏乎，將求而沽乎，蓋有咨嗟感

伯內

九夷章謹夫子道不行而欲居九夷蓋自傷之甚耳或人不知乃曰夷之俗陋甚如之何其可居也子曰夷俗之陋亦九夷之人居之耳君子居之則夷以君子重何陋之有乎現此而聖人不得已之精見矣

補新旨先華謂當問其居不居不當問其陋不陋最為得之若說素夷狄獨不可以素中國乎若說化夷狄獨不可以化中國乎

自衛章講夫子追述往事曰樂之失次久矣而名分亦蕩然矣吾自衛反魯之後詢之故老泰之遺文然後樂游其

慨之意焉故夫子說以美玉當斯春秋之時定要治以濟世但價不至而待之耳何必求亦何必截而不沽哉搃見聖賢不得已而為慨世之論通就玉上講切不可露道字

九夷章

此章夫子道不行于中國故託言居九夷以富憂時憫世之意與浮海之嘆同或人未喻以為真欲往而居之故疑其陋而不可居陋以俗言服左枉言侏儒也所居則化是化固陋為文明然搃非實話若實去揣摩他便差

自衛章

此章孔子以魯事之非莫大于名分而名分之倒置莫大于樂

正而雅之奏于朝廷頌之奏于宗廟者各得其所以無復紊亂矣于今一追思之爾時亦不勝補禫之勞然所禫千樂亦良不淺哉

補新直友魯正者以用禮正

在魯六代之遺可考也正樂工夫乃緣名分以序典章如殘缺補失次序則經生事非聖人事以得所作音節調詞看則開會小矣

出則章講子曰道在日用之間有不可以易盡者出則事

公卿尊卑著矣人則事父兄孝弟明矣喪事不敢不勉哀有餘而祀非不足不為酒困禮點及而沉酒寡若此者何有于哉故至理似在目前

故寄定名分之心于定樂之中宜以正樂為主而雅頌即樂章作文宜挑然後二字見得前此樂殘缺而詩亦失次至此幸得以前歷國之稽訪參以一己之考訂故樂正而詩之歌于樂者亦得其所而不紊亂也得所就是樂止非以雅奏于朝頌奏于廟為得所謂奏之于所當用便是得所如敬雍于三家則此雍便不得其所矣須得夫子委婉口氣

出則帝

此章不是以庸德勉人無非見常道一生用不盡的工夫即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之意首二句盡愛敬之常至喪事則處大變矣愛敬與孝猶是天理之正至酒困則恣乎慾矣首三句人情

於情文之未悉。強推似幸。尤
失博疑實意之全。疎吾將何
以有之。庶無負人道之常哉。
補新直事公卿不徒奔走。乃
爭君。凡。祀。意。事。父。兄。不。徒
唯諾。乃。孝。友。為。故。意。喪。事
而。云。不。敢。不。勉。是。親。喪。自
致。非。徒。謹。儀。文。酒。而。不。為
其所困。乃。飲。酒。溫。克。非。徒
戒。沉。酒。

川上章講天地間往而不返
動而愈出。則逝者固古今一
道。初也。夫子所見無非道者
其在川上。則見道于水。而嘆
之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息。相吹景。轉瞬而若新。脉
脉相送。机迭運。而不已。吾誠
不無見其妙矣。

易忽處盡一點真心。不為酒困。人情易縱處。正一點真心。真心
難純。之難密。安保毫無過。則處故曰。何有於我。此即自責自脩
憂勤匪懈之意。非真一無所有。非真明知其能而自謙也。若自
以為足。便非純亦不已之心矣。公卿兼德位。即畏大人之意。出
入即是內外。不作出處。酒困在心上看。非必沉醉顛倒也。總之
一酌便過。其則此正聖人極精細處。

川上章

此章夫子因川流以想見道。体而發此。嘆不宜直指道。么不宜
直指水。只就天地化机上闡發。文氣以逝者領題。而如斯夫不
舍晝夜。一氣滾下。終得法逝者是說活潑之地之意。不可作逝

補新直言天地間流連之机

九行而不信治而不死思

而不落想像動而不属安

排却如斯之不舎晝夜而

無窮也玩如字最有包經

好德章講子曰有所欣羨謂

好而一有博念又非好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若也非不浮

慕乎名理然而淺涉其藩即

或偶附于一德亦只匿模其

似可慨哉

補新直夫子提醒人心使之

賢易色好色之好全在

人所不見之地好德者能

於人所不見處著寔用功

不致夫子嘆其未見

為山章講子曰學其于進而

廢于止論勇怯不論事勢也

字解不舎正是所以漸處如斯夫不舎晝夜猶云不意其不舎

晝夜一至此夫不可以斯字指水舎止也晝夜常逝而不止見

化機無息之妙全要描寫他指眼前所見的以狀出中心所會

的光景方妙言外見体道當有無息之功

好德章

此章以好德為主而作文宜于未見上看意天下非無浮慕乎

德者然必如好好色乃極其誠故夫子嘆其未見德兼人已二

意或自己修德無為好之功或見人有德無尊敬之誠

為山章

此章玩辟如二字當注為山上顯出為學來意味方雋永兩一

譬如為山未成僅一簣耳于
此而止則前功尽墮是吾自
止也豈必勢有可以止而止
哉譬如平地絕覆一簣耳于
此而進則沒效可期是吾自
往也豈必勢有可以往而往
哉學者當自勵矣

補新直此見机决于微便係
成敗之大關鍵為學者須
自己堅志于未踳而効精
于入門九仞之後尤當凜
一簣方覆之思方是上真能
進一簣之始便當存九仞
易虧之慮方是真不止

不惰章講子曰吾日三省三
子語亦異其惰念不恭耳乃
有神解意勃登不能自己
者惟回也與試省之如愚而

簣字要重看正是激發人心處言為山雖僅少一簣已是止不
得此時而止便是自家因循怠惰縱有前功也甘休棄了人固
不能強之而使我進平地雖始後一簣其進由我此時而進便
是自家肯勵志維工夫未多也直要做到盡處人亦不能挽之
而使我退夫一簣至微也止心一生不足以成山進心一生可
進乎九仞一簣其可忽乎哉語意只當進不當止非吾欲進則
進吾欲止則止口氣進止字要活看未成便是止方覆便是進

不惰章

此章宜順頭講不可倒提顏回要看起來頭語之二字不惰只說
心裏說未說到行止當其聞教之時精神奮發不能已而未嘗

亦是以義試誘之博約而致
能不能吾門亦安能入心如

回哉

補新直此是顏子深潛純粹

先有一段穎悟在中特指

夫子之語挑發之自然不

情故註以為如万物待時

雨之潤看他不違足發何

等不惰

惜乎帝講子曰學成于進而

廢于止惜乎吾見其進而上

也未見其止而息也使天假

之年日新富有惡可量哉是

可惜夫

補新直見與未見乃深見回

之心處

苗而章講子曰夫務學如莽

苗然其成底于成為貴乃

情者其惟回之潛心能之也歟安得人人如回哉當描畫出妙

解形狀若不是心解的人如水沃石一味昏倦去了那能得醒

發故情字在心上看令人看不情都作平日力行之夫全不像

語之口氣

惜乎章

此章重惜字下二句止是可惜處進而不已宜串講未補前途

未就深為可惜意

苗而章

此章都就為學言借苗影說二句不平以苗字斷了下面歸重

實字學必期於成猶苗必期於實也不必以始學發達成就三

始非不苗也。而不為吐華之秀者有矣。夫繼非不秀也。而不為成穀之實者有矣。夫知苗則知學矣。而可以不要其成哉。

補新旨

夫子欲人在根本上。用功根本也。人心如谷。

種必培植灌溉。而後漸生。滋漸充滿。至于實而後已。

後生章

論夫子勉學意曰。進

學者時而不可恃者。亦時不

規之。後生乎。誠可畏乎。蓋以

其意氣方新。年華方茂。男

而進。誰得限其程途。焉知未

者之可畏。不如今日之可畏

也。若使其怠惰。羞乎。後假而

至四五十。而猶然于道。無

意。碎貼。二有矣。夫作哉。然之詞。根不能培。養來不必兼天時。說

後生章

此章全重及時聞道。即時乎。時乎。不再來之意。首二句欲動他

末二句。恐懼他。總是激勵。後生語。可畏。不專是年富力強。志不

是。說人去畏。後生。以其汨沒未深。全是未子之心也。焉知來

字對今字。說言後生之可畏。以今日之可進道也。自今日而進

之。將來造就。未可限量。难道他將來及。不如今日。而謂其不足

畏乎。惟後來不可知。此其所以可畏耳。不然。四五十而無聞

又何足畏哉。無聞作不聞道說。全在可畏不足畏數字。緊繫警

省。動他及時自勉之心。

虛度而半生不用之力竟付
浮游野亦不足畏也已以可
畏而成不足畏為後生者宜
惜時矣

補新直天子激人反時用道
後生可畏其將來必有
聞也故曰焉知其將來不
如今之聞道者乎然嗟既
至四五十而無聞則終
無聞矣又何足畏

法語章講子曰受言者不貴
以耳而貴以心世有法語之
言採繩引墨令人規避無門
听者能無没乎然貴不在没
能曰法言而改置之是為貴
耳有異語之言婉詞曲諭令
人欣躍有机听者能無悦乎
然貴不在說能因異言而由

法語章

此章主聽言者當以心受勿作納諫說法言異言俱是規過紀
律森嚴故曰法言引諭委曲故曰異言能無者必然之勢也理
無可逃故必逞情無所拂故必悅此自進言善處能使得他不
得不是不容不悅諫謂彼自能也若是彼自能便能改能繹了
改是改其前非根心上悔悟來繹是心繹其微意畢竟亦能改
箇二為貴謂其有實受之益悅而之句輕逆以起下重發末句
不改者不肯改也是頑物的人不繹者不知繹也是昏鈍的人
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觀上文能無之字則末如之何意
便明蓋這與悅吾力所能使改與繹非吾力所能使着力不淨

解之是為貴耳。若說而不得，沒而不改，則法與異而俱窮。吾更無如之何也。已矣。受言者，其思所以為進言也哉。

補新言說而不得，甚於不悅。沒而不改，甚於不沒，何也。不悅不沒，不知者也。猶可。望也。悅不沒，沒不改，知而不為者也。不可望也。故曰：未如之何。

三軍章。諸子曰：夫人惟有志而已。志一，完何往而不伸，即如三軍之衆，其帥猶可奪也。恃在人，也。居匹夫之志一，立不恃人而恃己，即櫻以死生。植以許喪，豈可得而奪哉。人之貴去志也如此。

補新言。正好在匹字上著意。

故曰未如之何。不重吾說之窮。全重彼不可挽回救正上。

三軍章

此章以上句形起，下句立軍以帥為帥，匹夫以心為帥，帥之于三軍，二也。志之于人，一也。故之可奪而一不可奪，匹夫不是尋常人品，特以無黨援者言耳。志還沒好一邊看，如立心要為忠，臣為義，士大而維持宇宙，小而扶植一身自家一點志氣，提然直上，獨見獨行，即震撼顛厥，不易其志，故曰不可奪。中庸論中立不倚，孟子云邪世不能亂，正得此意。

不敬章

此章首節只稱他心體高明，下二節欲進他心體純潔，始終俱

正以三軍之志。未必如一帥之志也。若志在匹夫。則志以帥氣。弗二以二。弗參以三。獨斷獨行。奚可奪。

衣散童講子曰。貧富相形。誰能不動。有如衣散。溫袍與衣。狐貉者。立而恬然。不以為耻。者其惟由也。與不耻。則視人之有者。自有何與于己。而枝心不生。不耻。則視人之無者。自無何損于真。而求心不起。現前為動。破之。閑証入。則遠到之。罷用此。以變化。何之。而非臧。請所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由其庶幾。近之。笑于。睹終身。歌誦此言。雖非誇之。以為奇。已覺守之。而未化。子曰。是道也。不伎。不求。之道也。何

是進之于臧。無兩意。舊說以能守。未能化。作骨未穩。○貧富念頭。是學者大闕。看透此。閑方是入道根基。子路資識極高。一切世味。動他不得。假使極貧極富相形。彼必不耻。不耻。非甘貧。不見有貧耳。比無諂胸襟。更瀟灑。其由。向宜空講。且勿露進道意。次節。方可露出。○不伎。不求。根上。耻字。來收者。耻之。激而為忌嫉。求者。耻之。溺而為希冀。一用字。有力。臧字。極說得好。心體至善。一念未瑩。終未粹然。何用不臧者。謂人之進道。常始于脫畧世味之念。用是志也。儘可進到盡善地步。不是許其所已進說者。謂因其能守。而與之。終隔一塵。○終身。不是沒世之說。只常守。不故意。不是自足。彼見夫子稱此二語。以為學問。只宜以

遲是以感哉。減而不減其造
子路也深矣。

補新章要看用字及忌字。用

者階梯之意。是者歸宿之

意。前後教子路。只是一意。

總一不恆不求之心耳。用

之則可以感誦之。則未之

以感。舊說因其守而違之。

因其是而違之。未是。

歲寒章。講子曰。松柏之操。未

可與見。至歲寒則草木零落。

惟松柏以孤貞之姿。挺然獨

秀。然後知其不彫也。使松柏

不遇歲寒。將終于不知矣乎。

必歲寒而後知。松柏也。豈不

知之已晚乎。俯仰古今士之

知于世。與世之知士。亦猶是

心為之無然有感。

此為的耳。不知不恆不求固好。但心上見得有個不恆不求的

念。便非太虛本体。故夫子亟提醒之。是道指不恆不求之道。何

足。非謂未減就子路。今日造詣更當有進于此者。何可遂以此

為減也。即何用不減意。非前念減而後念不減也。是字宜味。謂

減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云耳。

歲寒章

此章須就松柏上描寫出正意為妙。然後知三字重看。是慨入

知松柏之晚。後彫。只是不彫。君子當安閑無事時。自混于眾人

中人。誰知者。及其以困窮顯節。世始知君子能濟世艱然而已

無及矣。有國家者。慎無以歲寒知君子。君子亦何樂以歲寒受

補新音入多隨世俯仰改柯

易節與草木同朽腐惟君子亭、獨立于危亂之秋

天下卒賴以維持其樹立不小故夫子特以歲寒松

知者章講子曰智仁勇三者

人心之六德也智者心明乎

埋乃書皆坐照何感之有仁

者心亂乎天而遇皆自適何

憂之有勇心皆立心剛大而

當杞可以無燒何根之有蓋

心休一無累而無入不可自

得矣

知也

知者章

此章三平看俱以成德言不重序意只重明成德者心無所累

而憂惑懼俱以心言要說得細人心本體原自光明灑落無障

蔽無牽繫無委靡退怯只一有所蔽為便惑一有所繫為便憂

一有所懼為便懼知者仁者勇者所造雖殊總是于心體上無

累非知者能遣惑心原無惑還其無惑之初而已仁勇做此只

在一人身上說勿作三項

共學章

此章是指示人為學階級通重學字至於推而學始全六句平

補新音有謂知居仁勇之先

作學之序有謂要端在仁

而心是仁之覺勇是仁之

毅有謂仁知有常德歸于

子理皆通不若三平穩
一心體上論更覓活

學章講子曰學者期于道而已人有可與共學者未必其趨向之不岐果可與適道乎未也至可與適道矣然半途而廢者有之未可與之立而執者不愛也可與之矣然執一不化者有之未可與之權而隨時皆宜也由立而權道以漸進不亦知哉

補新章此章道字是主脈學

若務要適道道體方要能立道用圓要能權未可權若恐其一變通于道中致去越于道外也

唐棣章講遠詩有云唐棣之華備其反而無情者若有情

平過講下語氣無偏重重權者牽強可與言其人之力量造詣可與如此也非已然語未可與只言目下且未可也非究竟語共學是知求正道而未能行者學有真得不惑于他岐方可與適道常守此道不涉于動搖方可與立員融通變不膠于一跡方可與權字只在立字上說立之活潑不滯處便是權如孔子聖之時便是非有之項切不可把權字作處處看

唐棣章

此章唐棣之詩本是思人夫子借其言而反之則主思理說但理字不宜露出只暗切理上為妙○思乃人心之靈無不通詩人所謂爾思而病于遠者特未之思也夫何有於遠焉而真

天况我之于爾，豈不懷思，但為室是遠而難思，亦不可至。與詩人之言如此。夫子借其言以揚人曰：此必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哉。

補新直室有遠通而神明之。善即在我人有彼此而此心此理即在當人之身。反而思之，即此而在矣。何可疑于遠而廢思，何可泥于詩而謂遠。

御黨章講孔子之喪，鄉黨及兄弟，戚在焉，讒卑遜順其氣象，恂恂實如也。似訥而不能言者，乃其在宗廟朝廷，則共是矣。宗廟禮法所在，朝廷政事所在，有不得言者。吾夫子言禮言政，便是明辨，惟

不可以思通者哉。乙句緊相承，若說未之思，所以遠誠能思，便不遠，則意氣斬然矣。只翻弄不遠的意思，而所以不遠者，則勿道破，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方妙。

御黨章

此章重言不重貌。註言貌之不同，是贊言的貌象不同。恂恂便，便是言之貌也。乙節口氣直下。○朴茂無文飾，便是恂恂。似不能言，正朴茂處。乙句連講勿斲口氣，猶云恂恂乎，似不能言者。○其字是承上口氣。宗廟禮法所在，朝廷政事所出，便言乙句。乙句一氣下，惟謹帶說便言者，當言則言于禮之度數，政之損益言之極明且盡也。惟謹者，非關於政事禮法，則不妄言耳。

以欲謹出之爾。如有異地言，不築施聖人之時，言如此。

補新意。玩首節一於字。下節

一其在字。便見是個時中。之聖常人於父兄宗族前

誇逞才辨。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

聖人則恂默於鄉黨。而大能發抒于宗廟朝廷。可見

鄉黨似不能言。嘿養其孝第之真誠至。朝廟則其能

言處矣。玩上下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

與言章講吾夫子之至朝也。方君未視朝之時。正同列辯

議之會也。有下大夫焉。言可以直遂也。則本吾公是非而

形為正議論殆備。如也有

合上見聖人在鄉黨而恂默。非以示拙。當廟廷而吐露。非以揚才。穩之尊。親盛德自然之中也。

與言章

此章朝字提起。下把未視朝視朝對看。以君為主。○君未視朝

迺臣子待朝之時。正彼此可與議政之際。故有言。二言字皆指

商確政事。說有同寅協恭以濟國事之意。侃者理不容屈。故

以直詞斷其可否。問者要看註中諍字。諍者有規正意。如云

詞雖無忤。而理又足。以致其規。不是彼有失而我諍之也。○君

在。則夫子與下大夫上大夫共祗承之矣。敬踏二字皆泛。且蓋

心懼而足不寧也。看來雖就足上言。而實包身儀容有不違

上大夫焉言不可以直遂也
因分卑而不激亦理在而不
隨始問如也其辭氣之不
同如此至君既出視朝天威
近于咫尺矣則以祇事之小
心彰為盡禮之矩度恭敬而
踧蹐不寧如也然率性而出
靡非天則殆與中適適如也
蓋君在則禮然耳

補新直首一朝字最重看是
君之朝也諸大夫之所
趨以事君者也通章重事
君上即與諸大夫言亦是
因人而施求以共濟君事
侃是直行其直闇是
婉行其直總是直意施出
之氣度不同耳侃闇皆言
時之氣度非自言上論也

啟居之狀踧蹐而又與是
一個意象合看恭是恭而安也與
與威儀中適之貌中是得中而不為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
無拘迫之態不是中節之謂

君召章

此章首節承命之初中二節是行禮之時末節畢禮之時三段
看○古者相見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君因賓至故召夫子為擯
擯與相不同相以相禮擯以待言色勃且蹶是本敬君來勃如
者顏色之變蹶如著容止之變蹶是急趨君命而頓改其常容
意蹶如註訓盤辟盤盤拒不解也辟屏也屏營不寧也即如今
之表尾用不勝屏營之至一殿○揖只是拱手左右手須記出

此章首節承命之初中二節是行禮之時末節畢禮之時三段
看○古者相見之禮主有擯賓有介君因賓至故召夫子為擯
擯與相不同相以相禮擯以待言色勃且蹶是本敬君來勃如
者顏色之變蹶如著容止之變蹶是急趨君命而頓改其常容
意蹶如註訓盤辟盤盤拒不解也辟屏也屏營不寧也即如今
之表尾用不勝屏營之至一殿○揖只是拱手左右手須記出

又云聖人豈以勢位之崇卑而異待蓋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發且開聚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必巽語始尊和衷之雅皆足忠於為國事意也

補君召章全肯一承名命即

儼如對君惟恐已失禮於君之君即吾君失禮于君

之君故念之在君斯節中禮庶不負乎使擯之召

君召章節備所以相君行禮樹國威儀隣好于是焉係夫

子承召為擯色則愛而勃如足則變而躩如勃事何其敬

也及為擯而接賓也傳君命而出揖左人則左其手不敢

內背君也傳賓命而入揖右

入二字孔子時為中擯左人是末擯右人是上擯左右平凡為

擯者皆然不重以重衣前以擔如擔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

而美觀也要得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揖左入

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左則背君今但左其手不左其身揖右

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不

動故衣亦不動而擔如整齊見其不背君賓也擔如是身不

動之驗身不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此是旨趣○主人已延賓入

為擯者皆趨進惟凡人易手散臂掉而夫子之翼便異于人張

是臂不貼身而開張如翼拱是手不向下而高拱如翼一拱手

動步無不慎重如此○賓既成禮君送賓出就館曰退曰不顧

入則右其手不敢外背賓也
手雖動而身不与之俱動但
見衣之前後澹如其齊整也
當事何其敬也至深賓主而
趨進張拱端好其手容聖如
也賓出而退必復命曰賓不
顧矣蓋所以行君敬耳終事
又何其敬也有夫子之為楨
可無負君命矣

補新直賓主交際內而國體
係輕重外而鄰君視敬忽
此重事也故命一臨而色
勃改其常容也而足矍易
其常步也礼未行而敬已
注矣揖而立時而澹如是
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
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
恭至賓退而不顧復命

者所以寬解君敬恐致瞻望之久也為楨之周旋中禮固至此
所承召于君者今而後可無負矣

公門章

此章舊說在末節漸上是入門過位升堂漸近君而敬漸加
下是由出降沒階復位漸遠君而敬不懈出入二字對看看來
不必如此板對聖人敬君無所不至豈因漸近而敬有加漸遠
而敬少懈乎他看得門位堂階實是天顏之霽臨不論君在君
不在君近君遠而認真行來不覺適當其則形容他動容周旋
中禮要得事君以忠之意○鞠躬二句連看一意下句形容上
句耳○立行即就入門時說俟朝必立于門入門必過于闕註

是又以敬君之心而舒君之敬也。此礼之所以成而於國事有光也。

補公門章全直到此處常人亦不得不敬。但夫子儘他從容不作意而意自到。乃從心所欲不踰矩處。上下數董皆此義也。

公門章講吾夫子之入公門也。去君雖遠而敬心已切。鞠躬如也。有如門之不容者。其

立也不敢中于門。恐當尊也。其行也不致礙于闕。恐不恪也。由此而進。過君守立之位。

見位如見君也。色則勃如。足則蹌如。其言則似不足者。視

諸人門之敬為有加矣。至君有言對而升堂矣。則揖齊而

中。振闌之間。要看得明白。凡君門兩扇合處中間有闌。即以此

木辟門者。振是門兩旁之木。立不中者。不當振闌之間。恐立之

以當尊也。行履闕則不恪。故不履闕。然皆自適合其從心之矩。

雖聖人亦不知其然。○位在門屏之間。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

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屏即所謂樹塞門也。天子佇立在

門外。屏內。諸侯在門內。屏外。佇立。是立于此。以便聽政。故謂之

外朝。內朝則堂上矣。此時魯君在內朝。故夫子入見君之虛位。

如見君一般。色容莊。足容重。聲容靜。然此皆從心之敬來。○升

堂者。朝見已畢。命夫子升堂議政事也。攝齊防傾也。宜直躬而

行矣。乃又鞠躬。失容是戒。而聲折自若。氣出入為息。凡人自下

升、鞠躬如也。氣飲之盡。屏之似不息者。蓋天顏密邇。視諸過位之敬。又有加矣。由是自堂而出。方降一等。威嚴漸離。而其敬稍舒。逞顏色而怡。如也。沒階而將就位。則又趨。望如也。復其班列之位。又淑。踏如也。何莫而不一于敬哉。補新音。如不容。非徒形容。鞠躬之狀。實乃心上。如有不容也。一立一行。皆入門時。事不中門。不當君出入之處也。不履闕。不失步趨之宜也。位乃門屏之虛位。堂乃臨蒞之公堂。言似不足。與諸大夫言時。涵蓄不敢盡放也。屏氣似不息。屏藏其氣。似無出入之息也。上

升高其氣。易至粗厲喘急。夫子屏藏其氣。而使無有似不息者。此純是一點敬謹之心。兩至耳。○出是成拜後出堂。非就出公門之外。降一等者。等階之級也。方見君後上下情意相洽。自有一段和悅在。故逞顏色怡。非遠君便放縱也。沒階可趨。故趨。况事上以趨為敬乎。復其位。是復堂下朝班之位。與衆面君而立。則踧踏如故。必君退而出。迺復其常也。

執圭章

此章聖心。非始敬而終和。只是有圭在手。敬君命。與矜持。捧圭之心。相惕。故不勝其敬。及聘問禮畢。圭不在手。則但有敬心。無矜心。故似平和。然總之一敬。聘問以敬為敬。享覲以和為敬也。

節言似不足。如有舍章以對天顏之意。此屏氣似不。息乃呼吸通帝座之意。暹顏色三段總是敬不可看。作和。

補執圭章全直。此章以聘為。主事亦聘中之事也。論聖人又以執為正容。愉特敬之節也。聘則專於敬。將君命也。既聘則敬漸以舒達。君意也。

執圭章。蓋去天子為君聘問。陣國也。執圭以往。圭在而君命在焉。始鞠躬如也。而有如不勝者。其手平衡與心齊等。上不過如揖。下不過如授。當斯時也。色則勃如臨戰。足則縮。如有循。皆執圭之執也。既

○圭是諸侯始封天子所命之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還則納之于君。執是執于鄰國之庭。非始受命也。鞠躬二句。一串說圭本輕。而以君命重。故如不勝。不是手定。一上一下。謂

手常平。便有上下。未嘗失其度。故以如揖如授狀之。註執圭于衡。眉宇也。平衡者與眉際之衡平也。色舉戰言者。示與鄰對敵。敵無辱國之意。足縮。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出武也。武步武

也。接武是促步。布武是濶步。註舉前曳踵。謂畧舉前趾而拖曳。脚後跟也。非足高而意揚者也。此節分自容。手容。面容。足容。四平看句。要根執圭來。○行聘禮畢。然後行享禮。則獻君之圭。辟幣帛于鄰君。容色曰有敬中。寓有和也。私覲則已之私禮而

聘之後而行享獻之禮則有容色而和所必達而君之禮也字禮之後而行私覲之禮則愉之和而又和所必申使臣之款也亦孰非敬心之所為哉

補新章夫子一捧着手至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為君用故敬形于躬則鞠躬如不敬形于手則上如揖下如撻敬形於面則勃如臨戰之色敬形于足則縮如有循行之度容色謂儀容顏色也似無添出和字意但对上戰色則有和意在中私覲只是私見似無物儀之將意但對上享禮則似有禮物相見

獻于鄰君愉如亦和而不離于敬也註又字不作于和有加看大夫無私交此云私覲名以成君聘問之禮不辱君命而已

紉緹章

此章總是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去喪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羔裘二節以弔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不可泥在衣服上服身之章也服不衷德名隨之夫子不屑求制于服而即其所服無不有制須重一制字○齊服以紉飾取幽遠之義練服以緗飾取節哀順變之義若非齊練之服則不以此為飾恐嫌于喪祭也註領綠作兩件看○紅紫是間色不

之意

補緝緝章全直孔子之服邪

正有辨公私有別寒暑有宜表裏有稱長短有度言

中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

緝緝章講衣服所以文身雜

于中度吾夫子何以制之緝

緝之色不以之為飾蓋以辟

齋鍊之嫌也紅紫不以之為

褻服惡不正之色也夏則宜

葛或單而用絺單而用俗必

表而出之于外不欲其見体

焉暑服之不荀如此冬則宜

裘朝觀則緇衣以裼羔裘聘

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註婦人之服不重只重間色不正
上○當暑莫如葛絺絺俗者其常也重在必表而出之上雖云
不見體要在制上看○羔裘朝觀之服取非面之義而尚黑
麕裘聘享之服取潔素之義而尚白狐裘蜡祭息民之服以報
土功而尚黃裼裘非以裘稱聖人之心可純而不可雜也須知
裘在裏衣在外又按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醜衣醜衣外有公
服一時俱有切勿認此裼衣就是公服○褻裘無定式而長短
制度得人意為者故可長則長取其温也可短則短取其便也
此見聖人裁制之妙以意而認○出以輕裘為便居不厭厚故
取其厚以為燕服非耽于晏安也欲保養天和完精固神須如

溫短右袂而取便事。狐貉之厚可以適体者以供私居。此皆裘服之制也。去喪無所不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焉。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取其方正也。若非惟裳必殺之。弔以衣。羔裘玄冠則不以弔。每月之吉必朝服而朝。即一服猶不忘君也。夫同色以辨邪正而亦不失寒暑之宜。因制以辨公私而亦不違常變之用。一衣服而正大之情忠孝之意。天時人事之別皆于其中見之矣。

此防護况節宣吾身之寒暑。冬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無所不三字重。非以佩物萬物皆備。心中原無不有也。○朝以尊君。祭以尊祖。故朝祭之服取其方正。常用正幅如帷。非朝祭而用帷裳則私居燕閑之服。上同于尊祖敬君。非惟泚大典且非所以重君親。故必殺之。殺是斜裁。倒合之使要狹齊潤。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矣。襞積是裳服摺疊令狎以就身也。○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皆黑色。吉服也。故不以弔。○吉月必朝。非在朝之禮。乃在家設虛位以行之。蓋祭祀之時人多不朝。即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必朝服而朝者。君臣之義不可一日廢也。須知聖人衣裳服飾皆有深意。蓋

補新直緝。緝不以飾平居之服。所以別喪祭也。紅紫不以為私居之服。所以大居正也。夏葛則衣在內。飾俗

在外欲膚體之飲藏也冬
裘則喪在內而衣在外欲
顏色之相稱也。乘與與寢
衣俱私服長短可以意裁

寢衣有半者乃小衣之製
度其身而半之微貉厚居
亦是保養天和處無所不
佩乃比德于玉小物克勤
之意惟蒙不殺者示正大
之觀也。言月必朝者君恩
不可一日忘也。

明衣裳講子之所慎者齋
之辭持者敬必有明衣之制
以布為之取其布之潔也必
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取其寢
之潔也。齋必變食以辨養口
且居必遷坐以辨養安。夫子
之謹齋何如哉。

其調燮天地順理陰陽分別臣禮尊重君親的意思無往不在
雖一衣服間亦皆此道之流貫

明衣裳

此章慎齊全在數必字明衣沐浴則服之所以明其體也。明其
心也。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也。長一身有半近
說只此身一半長看來倍註變食者潔其氣以潔其心遷坐者
易其身以易其心

不厭章

此章見聖人以衛生為重故其食之也常有擇而不苟有節而
不過而抑且於飲食之中寓仁人孝子之意報本反始之誠非

補新旨明衣日之所服者白
畫如對玄冥也。寢衣夜之
所服者。夢寐可通鬼神也。
聖人之齋心齋也。無一念
不與神明俱也。

補不厭重全旨聖人日用飲
食無非運用天理並非矯
佛人情。蓋養生之中。寓養
正之旨也。其食慶與不食
慶。非有揀擇心。只是隨物
而辨養生之精。衛生之嚴。
至于頌之人。審之已通之
神。尤見仁人孝子之用心。
不厭重。謂食可以養身而
雖干。中節吾夫子干此。豈敢
高哉。食雖不求其精而有精
者。則不厭。謂精則能養人也。
膾雖不求其細而有細者。則

真盛德之至。何以有此。通章要浚。總註飲食之節。意即有養德
之節。有養生之節。○食雖不求其精而精則不厭。為其能養人
也。膾雖不求其細而細則不厭。為其不能害人也。此二個不字。
見不狗欲。不矯情意。蓋聖人雖食水飲。豈為口腹之故而取
必于精細之具。以自厭乎。若但以食精膾細為善而不之厭。適
足為膏粱者口實耳。○食之益乎人者。既在所不厭。則食之傷
乎人者。必在所不食。體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
久而未變也。餲內爛也。敗腐自外入也。當云食雖不厭精。或體
餲不食。膾雖不厭細。或餲敗不食。苟物雖未敗而其色已惡。雖
未餲而其臭已惡。皆不食也。失飪味不得其和也。不時物不足

不厭謂粗則能害人也。食既不厭精矣。膾既不厭細矣。如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則不食。色之惡者不食，臭之惡者不食，失烹飪者不食，不時者不食，背心遠其害也。割貴于正，不正者不食，謂與心之正不合也。不得其醬之宜者亦不食，謂與味之宜甚背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以穀為主也。惟酒雖無限量，而不及亂，是皆食之有節者。食必清潔，沽酒市脯則不食。薑通神明，去穢惡，則不撤薑食。凡食皆屬厭而止，不多食也。其養生之周如此，然不但自奉適宜，即須惠于人，亦自有節。祭于公家，不宿胙肉，而亟須賜

於氣也。此皆不食，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陰陽合其精，少乖天地之和，拂陰陽之順者，便與其心體不相似，故不食也。○物之有害者，夫子固不食，至於割不正，醬不得，雖非能傷人，而傷于心之體，與心之宜，故不食，不得其醬，非無醬也，謂不得其宜，用之醬。○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便滯穀氣，穀氣勝，便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不使肉勝穀者養生之理，當然也。惟字承上來，言肉固不使勝食，酒則盡賓主之歡，不限量也。亂蕪心志，威儀言不必沉昏顛倒也，不及亂，心不踰之一端。○至若沽酒市脯，亦不以不足故，而苟取，蓋酒脯非若穀食，決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苦為口腹之

之家之祭肉亦不出三日若
出三日則人不食之矣是祭
鬼神之餘也頌之可更后乎
當食則心一于食而不語亦
猶當寢則心安于寢而不言
也每食雖蔬食菜羹必祭其
祭必齋如也蓋報本之誠如
此凡皆親饋養正之道非其
感德何以當此

補新旨食精膾細而特不厭
之是無膏梁口腹之欲食
之饑餒膾之餒敗而必不
食之是無飢渴口腹之害
失飪不食見當調于人事
不時不食見當順于天時
割不正如大夫士無故殺
羊殺犬豕之類不得其醬
非惡其不備亦慮其傷

欲而必治之市之乎不食者惡其不能忍嗜慾非徒疑其不潔
也○薑味辛得天地之義性溫得天地之和不撤謂每食必設
不撤去耳○不多食適其可也泛說若連上命題則指姜○聖
人飲食非特自奉者適宜其祇頌于人者亦適宜也不宿肉者
公胙不留神之惠不出三日者家胙不褻神之餘出三日二句
是記者惟夫子不出之意此雖有敬神惠意還重在人不食上
食不語節舊去食之不語猶夫寢之不言蓋以章旨重食也看
來予說公正大即不子亦不可用猶字不語不言只重存心不
他上○末節祭是祭上古初造飲食之人瓜字你必字看雖蔬
食菜羹之微每食必致其敬每祭必致其敬不敢忘其所始事

肉不以勝食氣只是酌主
輔之宜非是滯元氣之說
酒惟無量而不及亂是情
必不矯性自不易听謂不
為酒困也沽市不食正以
可少之物何必強求于人
間也嘗之不撤亦見養生
之周不多似槩言上文各
物言不出三日是不宿肉
也故祭肉三句乃重申上
意惟謂家之祭肉也食以
養天地之和寢以飲天地
之精何為清越于言語按
詩疆場有祗是利是菹是
古原有祗祭之說不必改
作必字。

席不重謹孔子之心一于正
即一席之不正者亦不坐焉

也雖字必字重看。○看來聖人飲食之節只在幾個不字看精
神故不宿不出不語不言雖無閑自身飲食之數亦總是不着
意滯情於飲食之中者惟齋則加一必字所可必者齋之心亦
非必之蔬菜也特舉件合宜無不可食者猶必祭而後食之
可見聖人始終一不食之心而已。

席不重

此章要虛活講勿泥坐位一件說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
也要正推其不坐之心正君臣父子名位之分正世道人心之
防何等廣大講中要得此意

鄉人章

以其與心之正者違也

補新章前章有說此不是以

方隅地步為正。如尊卑上

下。皆有個宜居之位便是

正也。

鄉人章講吾夫子于居鄉之

間無非厚道。歲時伏臘。鄉人

有飲酒之禮矣。必杖者出。勢

出不先不後。尚齒之道也。季

冬之月。鄉有大饗之禮。燕

戲而制。出于玉則。君在。而為

臣。且鄉為我而饗。則賓在。而

為主。必朝服而立。于阼階。焉

尚禮之道也。

補新章記曰。吾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也。居鄉尚齒。

不候長者之出。何以齒。教

天下居鄉尚禮。不伸朝服。

此章一是敬以盡尚齒之道。一是敬以盡為主之道。鄉飲酒之

禮。古有歲會。月會。杖者自六十以上。皆是居鄉尚齒。故其出視

老者以為節。斯字重看。有不先不後意。此老妻之心。有觸即形

而謁然。周禮尚齒之儀。○月令雖有命國饗之文。玩註不甚重

王命上。夫子以為鄉人為我饗。我主人也。可不敬乎。阼階主人

之位。朝服敬也。不惟尊古禮。亦見鄉人而執主道也。

附致饗者。夏官方相氏掌。燕饗。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以索室。毆疫。

問人章

此章以交道為主要。重誠上。接通問於人。必拜送。見饋于人。必

之故何。以禮教天下。此是聖人不達俗亦不混俗意。

補問人章全直上節睽中有

哈意是我之交于人者。如想見其人也。下節合中有

睽音是人之交于我者。能致重乎我也。

問人章講遠近可以見交情授受可以明直道。吾夫子問

人于他邦。當致問時必再拜而送之。非拜使也。以拜吾友

也。而誠意可降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且實告之曰。且未

達不敢嘗。謝其賜不隱其情。則受非虛受矣。其與人交之

誠意又如此。補新旨再拜而送非拜使者

乃禹拜所問之人古者賜

拜受非以外盡其禮實以內達其誠也。故曰與人交之誠意。

人是素交之人。問人於他邦。分明以其情寄之。使再拜而送。非

拜使者乃遙拜所交之人也。聖人用意極真。看得使者之身。便

是我之身故。使未行而神已往。問未通而意已孚。○次節專重

一拜字。且未達不敢嘗。見丘之不敢嘗者。正以未達之故。非敢

鄙其人而輕其物也。全要想不敢虛其賜。意須知康子時。夫子

以大夫告。若不是士。莫因註錯認作士。

廐焚章

此章須知聖人萬物一體。豈有賤畜之心。但廐焚問馬人之常

情。聖人恐人以敝馬故。反被突。故一時間人不問馬。迥出常情。

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亦是叩其味以祀達非終不嘗之也

廟焚董講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倉卒發問輒以人為先貴人賤畜其天性也補新直天地之性人為貴廢焚不問馬而問人聖入之心同天地一說不字當車上讀謂傷人乎否然後問及于馬先仁民後愛物也君賜食董講吾夫子事君不禮君賜熟食于家必正席而先嘗之知對君也君賜腥肉必熟而荐之祖考榮君之賜也君賜生物必畜之仁君之

之外全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君斟酌于貴人賤畜非所以論聖人矣

君賜章

此章以禮字作主首節受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承君視疾之禮四節承君召之禮○正席先嘗實欲與家人同沾鼎烹之惠不薦及頒賜俱輕只重如對君上熟腥而薦名與先人同沐君耳耳畜生將與此生共熙君德于天覆地載中不專是聖人萬物一體之心速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敬君者推之也○君之燕臣有祭有不祭時今特為孔子祭是以客禮侍孔子矣故夫子不當而先飯正避客禮而以膳夫之職

惠也。侍饌于君之側，君祭則心不祭而先飯，蓋以辟容禮之尊也。疾，君視之于東首之處，加朝服，拖紳，不以疾而廢敬君之禮也。君命之，不俟駕而行，急君之禮也。

補新直先嘗先飯，君惠正席。

是嚴君嚴必薦是以君之榮，及其先必畜是以君之仁，及其物君祭先飯。

是辭尊居卑之意，加朝服拖紳，儼然垂衣束帶之象。

聞召不俟駕，有顛倒裳衣啣忠亟獻意，是一事君盡禮之心，無不盡其致。

朋友章講朋友以義合者也。

情無間于死生財無分于爾我而夫子則有交誼而無俗。

自處也。○禮接君必立于階，病不能立而東其首，猶昨階之意，註受生氣不必添入且亦不重，只重在加朝服句，蓋不敢以疾而廢禮也。○君心召賢之時未必非悅賢欲用之會納約自牖，此一召也，故不俟駕而行，若說應召之速甚粗淺。

此章見朋友以義合，上是義重而生死不二，下是義重而財物為輕，俱重義。上曰我字，有身任其責，不得自護意，饋字包得廣。

車馬特舉其重者，故用雖字，非祭肉不拜者，友義為大，自見車馬為小也，只以不拜為主，不重祭肉。

寢不章。

朋友章

朋友章講朋友以義合者也。

情無間于死生財無分于爾我而夫子則有交誼而無俗。

我而夫子則有交誼而無俗。

寢不章。

寢不章

情者也。朋友死，無所歸，則曰：于我殯。朋友之饋，我無所論，輕者，雖車馬之重，而弗祭，祭則不拜。蓋生于我乎？饋死于我乎？歸亦其宜耳。寧論財哉？寢不章，講人有變而失其常者，不惟心誌不恬，凡所處必至于失人矣。已。御參，蓑天矣。而夫子不然，其燕寢也，不敢縱而偃尸，其私居也，不過檢而容儀見，齊衰者，雖御習必變常焉。見冕于與替者，雖燕裝必以禮貌焉。哀之敬之，於之心也。凶服若式之而哀有喪，式負版者，而重民幾在車之敬如此。有威儀，必變色而作對主之敬如此。至若迅雷風烈，若彷彿天怒，必為之

此章首節處已。中三節處人。末節敬天。皆容貌之變。但夫子不自覺其變，不過以理順應之而已。是變也不失其常也。○寢所以休息，尸則近放肆。夫子未嘗肆也。何尸之有居所以自如容，則太拘檢。夫子未嘗拘，何容之有。有道之容貌，自是如此。不以寢言。○見齊衰之句，比前加御蓑二字，必有意。御常見之人，藪常見之地，人情乍見則惕，習見則玩也。必變與以貌不同，變是改舊容，特有警哀之色而已。以貌則加敬，而又有尊與於之誠。○凶服之句，以車中所見而言。式凶服，哀有喪也。式負版，重民數也。兩式字，見容貌之變。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掌之。○主人敬賓，必設盛饌，

變執非執乎之心乎
補新旨一寢而惰慢不形一

居而展舒不泥狎必寢棄
必貌謂其人之常而境之

異或服式負版式謂其人
之輕而情之重答主之禮

不敢安享之意敬天之怒
不敢戲豫之心德一憫人

升車章講吾夫子氣度端凝
精神收斂即一升車可想見

若當其升車也必正立以執
綏毋違其心體之正而誠意

肅恭之所著乎車中不回首
而顛不疾呼而言不親手而

拭目容端聲容靜而手容恭
何莫非一敬之所為哉

補新旨此處須得聖人之神

之所在即禮之所在故夫子變色以敬其主若不敢當其禮也

○雷天之義氣風天之游氣常也至於迅烈則陰陽搏擊天變

異常矣聖心與天合一與造化同其恫舒故觀天變而不覺與

之俱變此不期然而然正與天為體處要知變只嚴肅非驚懼

失次

升車章

此章記夫子升車之容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就是升車自有一

段莊敬的意思自有一段莊敬的儀容吾見其正立執綏而已

須知升車執綏常人所同但身必正立以執綏乃是心體之正

而誠意肅恭所著所以不同於人重正立上執綏不重○車中

以正立貫下言克正立之
心方且捷于無形聽于無
聲執于不動奚內顧疾言
親指之有

色舉章講時之義大矣哉去
就之間何莫不以時也嘗即
鳥觀之其遠而舉也豈待繡
繳之加但見人有不善之色
斯超然舉矣其既舉而集也
必迴翔審視得其所止而後
集去不厭速集不厭遲此即
山梁之雉可想矣夫子嘗見
雉而嘆曰山梁雌雉何其適
時哉何其適時哉子路方欲
共而執之以試其智之何如
維三嗅鳴而起即山雉見幾
之明而夫子物與之心後矣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已升車時也不內顧不回頭而顧也不疾言是隨事而言無繆
率之詞也不親指不無事而忽于指也親訓切與疾字同意三
者俱重不失常感人意輕須以正立貫下蓋聖人心安于正之
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等以形容之若拘說目容端口容
靜手容恭似汲淵掃

色舉章

此章示人審幾之學重一時字首二句是記者為下張本色斯
舉是先事之微見鳥有見幾之哲翔而集是後事之慎見鳥有
知止之明斯字而後字最有味斯者去之速也而後者就之遲
也即此便含有時字之義但未可說出二句一串看勿相對○

補新音士人出處違不得個
時字時非治亂之謂也。亂
亦有可集之時治亦有可
舉之時顧所遇之也何如
耳色者時之微也聖哲達
時賢者觀時常人失時雖
知不作子路手中物也春
秋之時何時也學而時習
之心不知而不愠學雖難
受耳矣

時哉時哉須以時止時飛講應得舉集字面恰當子路共之非
共執之謂只是因夫子時哉之嘆有感于心故色向之蓋指頤
之意耳雉迺戛然鳴者三而作正斯舉之意翔而後集者可推
也斯鳥也始終識去就之時矣蓋時之義大美哉可以入而不
如鳥乎

增補睡菴四書脉上論卷之三終

上論三卷

百三十一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0611

一九 年 月 日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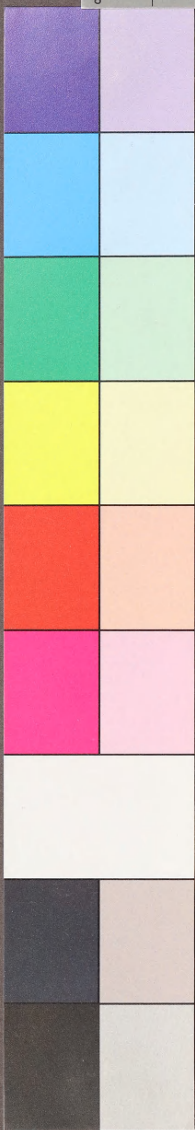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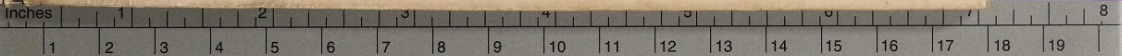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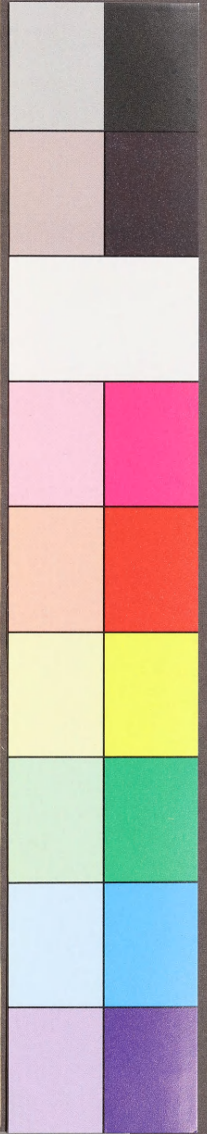
四

書

脈

五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	-------	--------	-----	---------	-------	---------	-------